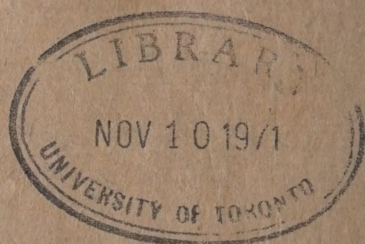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義門讀書記 詩經 卷上

承懷堂本

長洲何焯屺瞻

詩譜唐於時殺禮以救艱厄　古之聖人不以天下奉一人豈獨殺禮哉

豳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　也字者字疑衍

小大雅　班固古今人表於懿王堅下注云穆王子詩作小顏釋之云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是必魯詩相傳之語蓋不始於厲王矣

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　乃作及

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　也作以

師移其第耳　然則常棣亦或移其第耳朱傳得之

商頌則受命代夏桀　代作伐

自從政衰　從作後

國風周南關雎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諸侯之風也

王者之風諸侯之風與周禮天官地官之分相似故程子

謂二南猶易之乾坤

首章關關雎鳩　傳云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按上句承

摯字下句承有別

傳若關雎之有別焉　關雎作雎鳩

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后妃鄭箋逑字與傳殊者起

下左右之意

二章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三夫人以下　箋云欲

與之共己職按此起下服字

葛覃序　敬姜曰勞則善心生婦之不淫以少而勤也故

曰后妃之本

首章　箋云葛延蔓于谷中云云按例以次章不如鄭說

鄭曲解興字耳此詩朱氏以爲皆賦者近之　毛鄭之意以爲葛所有事不應并賦黄鳥故定爲興

卷耳　此與召南草蟲之詩相似皆君子行役其室家思念之耳

二章我馬虺隤　虺作虺與仲虺之虺不同

維以不永懷　上章云嗟我懷人此云維以不永懷是設爲君子遥慰其室家之語三章永傷答上嗟字

三章　箋云觥罰爵也云云按酌彼兕觥正是不醉無歸之意

四章　云何吁矣言此臣方自云此何足煩君之憂念故君尤當念之也　吁爾雅注作盱爲勝

樛木首章　福履綏之卽鬼神福謙之意

螽斯二章　傳云繩繩戒愼也按曰戒愼則又有禮法以持之子孫既材美而更能教也

桃夭首章　箋云興者踰時婦人按此踰字是喻字因下
文傳有無踰時之語而訛
宜其室家　此言其相匹也
二章宜其家室　變文言家室者見其能相成也
三章其葉蓁蓁　又謂其枝條之盛興家人也
兔罝序　以兔罝爲后妃之化成何文義
首章　言肅肅則武夫莫不禮讓矣與豈曰無衣之詩不
有王霸之辨乎
二章　逵非罝兔之所求詳其旨
箋云此兔罝之人　兔罝作罝兔下同
三章箋云使之慮事　事作無
汝墳　此二詩朱傳甚分明
首章　伐枚并肄以比虐之日甚亦得
麟之趾　觀序意直謂周之旣衰鄭則以衰世爲指紂

首章　公子嫡子也于嗟麟兮復歸美于所自來也
二章　公姓同母弟也姓與生同朱傳云公孫也則用鄭氏解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云所祭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之義
召南鵲巢首章　箋云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按德亦然者能容其下也故迎送有百兩之盛而成宗廟社稷之主也　又云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按內官九御準外官九品
采蘩序　不失職猶周南之窈窕思服也
草蟲首章亦既見止三句　思之甚則望之切不惟以得見爲慰即一遇亦足以解憂也鄭箋殊迂鑿蓋欲與上鵲巢相配而視傳之失爲有加也　箋引易釋覯爲已昏之據
采蘋首章箋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　善據

此祭女所出祖也　女上疊一祭字

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　申明成婦順

三章箋云祭事主婦設羹　事作禮

甘棠首章　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按訟凡諍訟皆是不必泥下篇而獨指男女即下篇亦不必指爲召伯所聽之訟也朱傳得之

行露三章　獄則獨名之訟則互質也

殷其靁序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所謂公義私情兩兼之也

首章　靁之所聞不過百里今我大夫乃甚遠也

摽有梅三章迨其謂之　朱傳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按此釋爲近但有媒妁之言而不備禮也

小星序　箋云命謂禮命貴賤按能安于禮命之貴賤則不違于天所賦之分自在其中

首章三五在東　三五以春言參昴以秋言
夙夜在公箋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據夙夜
江有汜岸勤而無怨　但云不我以則無怨也
首章箋云然得並流　得作而
三章不我過　過猶及也
野有死麕三章　昭元年左氏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
尨也可使無吠則春秋解詩者兩無字皆自無也
何彼穠矣首章曷不肅雝　曷不言何所不敬且和也
二章箋云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上王字衍
三章箋云以絲之爲綸　之爲作爲之
騶虞　五豝五豵止於壹發猶三驅失前禽之意所以爲
仁之至　朱新仲云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豝非
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　朱傳釋吁嗟句
得之

邶栢舟序　以離騷例之則此詩作仁人不遇者似爲有味

二章　兄弟當指僚友言之不以其戚戚君也若以同姓臣解不能奮飛則尙有義理可味

綠衣三章　朱傳以女爲君子最難通以絲爲妾之少艾以治爲君子變之欲與下章相對而甚乖疎

箋云先染絲後製衣　製作制

燕燕首章　燕必雙飛今我留而之子去異於是也

滂流如雨　滂沱作流涕

四章　定姜詩賦以寧宗祏君母當爲內主所謂先君之之思也

日月首章　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按朱傳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然鄭箋之說則自本于昏義不爲迂僻

四章父兮母兮二句　鄭說微曲當如朱傳

終風　朱傳作莊公者近之

擊鼓三章　緣上不得歸而言之

四章　此與下章朱傳以爲從役者念其室家者近之

凱風序　成其志謂成其志節不復嫁也疏得之

雄雉　此與下篇朱傳不從刺宣公者近之然猶用序說之半恐亦不然左傳論詩雖曰斷章竊謂其大意當由此而推也

四章　始見君子之耿介決去自疑懷安致患旣而自念但不忮求其德行固足容於亂世又何必如君子之遠引哉

匏有苦葉　前詩言去就此詩言出處

首章　此章言必覩其時次章則嘆他人之昧其道也

三章　末二章設爲問答之辭此章諷其及時也

四章　上有明君乃可以出不敢斥言故但云須同志之

友也

谷風二章 行道二句當如朱傳作賦

箋云徘徊也 云下脫一遲字

五章旣生旣育 治生之生本此

式微 黎爲衛之屏蔽今爲狄人迫逐而衛不加存恤此他日狄難所由及也西伯戡黎而祖伊恐詩人錄之其以是夫 中露泥中自是無所覆庇辱在泥塗之意作二邑者無據當從朱傳君亦當指衛君

泉水四章我思肥泉二句 言終不可奈何付之永嘆也

靜女序 此所謂援古以見今之不然當於言外得之者也

首章愛而不見 愛說文作僾仿佛也

傳言志往而行正 正作止下同

二章 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云云按此

傳與周禮女史之職不相應然必古者御見之法如是也

鄘君子偕老首章　末二句言必無不淑之事蓋反言以諷非直斥之也傳得之如箋云與下二章違反矣

傳何爲不善乎　何作可

桑中三章　庸與鄘同孟姜孟弋猶他國之女或係母族曰孟庸則吾國之世族固若是焉不亦甚乎　庸者以國爲姓不言子孟姬而言孟庸則猶諱之也

定之方中序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建國必有門闕爲宮室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并度地居民之制備矣

首章作於楚室　言作室則廄庫該焉

樹之榛栗二句　榛栗可以備籩豆之實椅桐備樂梓漆成以養生而送死

爰伐琴瑟　方建國作室而即計及于爰伐琴瑟則規模宏遠蓋將富而教之此亡國之餘所以復盛也歟

二章降觀于桑　宜蠶則帛有所出

三章靈雨既零　靈者感應之速對下秉心塞淵

匪直也人　不但民事修也對下騋牝三千

蝃蝀二章　嚴氏能暢鄭箋之指

載馳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于衛衛不與而嫁于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于國滅身死可爲說此詩廣異聞　襄七云考其時狄入衛在閔公二年冬此詩之四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殆背冬涉春麥秋將至矣夫閱數月而救援不至則與國之亮耳可知其與黎臣之言葛之誕節者何以異左氏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即係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云云則是詩有以激之耳

衛考槃首章永矢弗諼　如箋之云過于怨懟恐與上碩人之寬句不類

竹竿二章遠兄弟父母　言既遠其兄弟父母而來所恃

者夫子之見咎今乃不然所以可悲也

伯兮四章・焉得諼草　諼忘也借以托意非此草果能忘憂

木瓜・序　此詩托意于言外如齊桓之施豈復吾國所能報惟要之以子孫不忘而已木瓜瓊琚以爲當時之實事則反啟讀者之疑矣抑孔子次諸王風之前其亦見周室旣東諸侯不可無霸哉

首章・匪報也二句　箋似疎

二章三章　木桃木李則爲物益微矣

王君子陽陽・首章・箋云其自樂此而已　自作且

兎爰・二章・傳造僞也　僞作爲

鄭羔裘首章・洵直且侯　傳侯君也按若以侯爲君卽不得復云彼其之子且云邦之司直邦之彥也

女曰雞鳴・二章・與子宜之　箋云子謂賓客也按以子爲

賓客語不順
溱洧首章傳渙渙盛也　盛上脱春水二字
士曰既且　且本徂字通作且
洧之外　遠之洧外蕩而不返也
伊其相謔　箋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按士女至於
相謔此即淫風流行也鄭之說詩則過矣舉國往觀萬目
睽睽即至無良寧有是耶
齊東方之日首章傳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照察二字
本此亦未宜施之同儕
南山序作詩而去之　去之即謂作詩之大夫去齊國爾
箋似疎
三章四章　箋云又非魯桓按非魯桓所以甚齊襄之惡
甫田三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　德當作政
敝笱首章其從如雲　箋之所云是文外重旨

猗嗟三章以禦亂兮　言但知禦外侮而不念內亂之當閑也

魏汾沮洳首章殊異乎公路　不敢斥言其君故以左右親近者言之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名魏滅于晉猶邶鄘之風皆衛事也蘇氏亦云

園有桃不知我者　知我作我知下章同

陟岵　晉獻公之時數有征役魏既爲所滅其遺民不堪其徵發而作是詩

十畝之間首章　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云云按若作倒小則十畝之外復何說哉正義謂是地傍徑路蓋强爲之說

碩鼠　伐檀則無臣碩鼠則無民魏安得而不亂且亡乎

唐蟋蟀序此晉也而謂之唐至乃有堯之遺風焉　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改爲晉曰唐者本其始封不獨爲其風俗也　此篇當從朱傳不得爲刺詩

首章歲聿其莫　言歲暮者夏之九月周十一月也

山有樞序刺晉昭公也　此所刺者蓋以身發財者也

揚之水首章鑿激流湍疾　激作波

椒聊二章實大且篤　實作碩

杕杜序　晉自獻公去桓莊之族其後公族公行之官皆以卿之餘子庶子爲之蓋懲曲沃之不兩大而忘其將移而滋他族也此詩其作於成公之後乎

首章傳杕特貌　特下脫一生字

采苓首章采苓采苓二句　古人苓與蓮通用以澤草而求之山巔豈可信哉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李善注並云古蓮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云蓮一作領

秦黃鳥首章彼蒼者天　天國人目其君也

晨風首章鴥彼晨風　鴥作鴪下同

二章隰有六駮　陸璣以六駮爲梓榆非獸者得之朱傳從陸

無衣首章王于興師　秦人猶知從王征伐不當自擅風其君以待王命而興師豈非先王之教入人者深乎

渭陽序　康公卽位晉文公之殁久矣蓋以三帥被俘兵連禍結令狐之役重見欺于趙盾不能復修先君之好故追思當日送衛反國而傷晉人之少恩也

二章瓊瑰玉佩　路車所以安其身玉佩則又親于體思之益甚如與舅氏相遂爲一而不離也

權輿序　三良從死亂命亟行又忘其舊臣夫孰爲用而繼霸乎

陳衡門首章　安溪先生云栖遲自樂誰其不願顧所以或不能常安者有物敗之惟無求于世者爲能得之下二句與上二句是反覆相應之詞按此說極得詩意觀下二

章卽中樂飢意可見

二章三章　河魴宋子豈惟命有限制一有妄求之節不肯自安于栖遲或得之而高明鬼瞰反顧望衡門而悔不可追矣

墓門首章夫也不良　夫指陳佗言之謂是夫也誰昔然矣　誰昔言誰爲之養成其惡也此指無良師傅

二章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　有作耳性因惡矣　性作樹

防有鵲巢首章卭有旨苕　卭作邛下同

株林株林乘我乘駒　傳大夫乘駒按此謂孔寧儀行父也

檜羔裘三章　此章不復言朝則檜君久而唯荒于遊燕可知也

曹下泉序曹人疾共公侵刻　侵作寖一本浸

首章洌彼下泉　洌作冽　安溪云寒泉當漑嘉穀而所

浸潤者蕭稂以比貪殘得志者無功而徒爲民病也夫惟
明王興于上則車服以庸如陰雨之膏黍苗焉承流宣化
皆得其人矧惟周京最盛之治歟

豳七月二章殆及公子同歸　從傳則公子者女公子也

四章爲公子裘　此以爲裘包爲禍言之

七章亟其乘屋箋云七月定星將中　七作十按定星中
在小雪時

八章十月滌場傳滌場功畢入也　滌下脫掃也二字

鴟鴞　此詩朱傳爲合

三章　與多方文法相似

東山序序其情而閔其勞　朱子語錄方其盛時則作之
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

首章制彼裳衣　軍容不入國故歸者別製裳衣

四章　倉庚六句朱傳以爲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

時而婚姻此較得之序偶云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蓉門讀書記 詩經 卷上

義門讀書記卷下 詩經

長洲何焯屺瞻

小雅鹿鳴之什。常棣二章　言他日族葬于原隰之間惟此兄弟也

六章　具字不必說到生死唐王維詩遥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可與此詩對看

伐木　此與上常棣篇疑皆周公作安溪先生謂二詩實相首尾有伐木而常棣之義益明

二章箋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　上許字作前

南陔序　方今曰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祴夏儀禮作陔夏則陔通于祴且辰窮于亥是戒之時也

南有嘉魚之什。南有嘉魚序。太平君子　平下脫一之字

蓼蕭四章。鞗革冲冲　冲作忡

六月五章至于太原　太原先儒無明文其即書之所謂原隰乎亭林說得之

采芑三章鴥彼飛隼　鴥作欥

車攻二章傳田者大芟草以為防　芟作芆

吉日四章箋酌而醴羣臣　醴作飲

鴻鴈之什沔水首章鴥彼飛隼　鴥作欥下同

鶴鳴首章魚潛在淵二句　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按如箋云次章何以復有變文當從毛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之說為長

白駒　安溪先生云此勸隱之詩也賢者之去同僚惜之故欲縶維朝夕而喜其賁然相顧然又決之曰行也使爾為公為侯則憂深責重暇豫未有期矣優游者猶豫遲迴之意言不必優游而可以勉決其遁思士大夫勇于去如

此其時勢可知矣末章望其音問常通則朋友之情也
斯干三章君子攸芋　箋云芋當作幠按集韻幠芋同一
字
六章箋云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　落別本作
樂按落字近之然釋文有樂字
八章家室君王　家室作室家
箋當王將生之子　將作所
九章箋云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　一作所所字衍
無羊四章牧人乃夢　言牛羊息而牧人乃就寢矣
節南山之什節南山四章勿罔君子　箋云勿當作末按
此本又誤刋爲未下同正義云末略欺罔
正月十章箋云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
乎　是用作用是不曾作曾不
十月之交首章朔月辛卯　月近刻作日者非說見學齋

咕嗶及魏了翁正朔考
四章冡伯冡宰　冡作維箋云冡宰掌建邦之六典按先
鄭注周禮以宰爲宰夫者得之若冡宰不應敘司徒下也
小旻四章箋云爭言之異者　爭下脫一近字
五章箋云王之爲政者　者作當去聲
小宛首章　安溪先生云鳩一生九子以爲兄弟之喻鳩
飛戾天喻人能自奮也故思念父母其心憂耿達於明發
守身之志決矣
二章　愚旨酒者以顧養也畏天命者子之翼也
三章四章　中原之菽蕃其種也螟蛉之子肖其類也草
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于父母而不以善似之可乎
此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此兩章中有懷二人之意
四章題彼脊令箋云不有止息　有作肯
五章六章　桑扈而啄粟瘵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

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矣而惴惴惴惴矣而戰
戰兢兢惕彌深也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彌至
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此兩章申各敬爾
儀之意

小弁五章　此比王不恤后與太子將自同無枝之壞木
而猶莫知悔悟徒有他人爲之憂也

七章析薪杝矣　杝作扡

箋不欲妄挫折之　挫折麻沙本挫析

八章傳有越人于此關弓而射之　之作我

巧言首章亂如此憮　憮作幠下同

六章箋云言力勇者謂易誅除也　言下脫一無字

既微且尰　尰作瘇

何人斯首章維暴之云　維誤誰

二章　言從行唯我與女非女誰爲之也

巷伯二章傳緝屋而繼之　緝廖本𢶍疏云謂抽也

七章箋云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　大臣起下君子

谷風之什蓼莪首章　蓼蓼長大則蒙長育者深矣乃匪莪而蒿匪莪而蔚豈不辜負天地以興子之不才辜負父母之生長也

箋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　貌作我故作反

三章　缾受酒于罍缾罄則罍恥子受身於父母子無善可稱則爲父母之羞故寡德之民其生也不如死

五章六章　末二句有自責之意非徒遭亂自傷而已

大東序　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去周京二千餘里錄東人之詩則天下無不困于勞役可知也箋謂言其政偏盭未盡得經意

三章　穫而爲薪已失其生理矣況忍加之浸乎

四章　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按以周爲舟乃廋詞也欲言之無罪耳

五章箋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旦下脫一至字辰下叠一辰字

七章傳翕如也　如作合

四月八章箋此言草木尙各得其所　尙作生

小明首章　明明上天即後二章神之聽之之根脈非但人窮則呼天也

四章五章　彼共人爾君子皆作詩者自謂也無恒安處憚毒皆安于命也靖共爾位憂畏惟一于義也神聽而式穀則天之所相罪罟譴怒亦可以不至矣自勵亦以自釋也

箋是使聽天乎命　乎作任

鼓鍾四章傳南夷之樂曰南　下南字近刻任者非

楚茨三章笑語卒獲　安溪先生云笑語卒獲卽禮思其笑語之意祭之時如在其上也

四章箋云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四句　分解齊稷匡勑四字

信南山三章疆埸翼翼　張晏漢書注至此易主故曰易

四章箋云獻瓜菹于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　順字衍

甫田之什甫田我取其陳傳尊者食新上農夫食陳　上字從渠陽雜鈔增　廖本有上字

箋云倉廩有餘云云　鄭箋卽社倉出陳易新之法所本

大田四章　甫田之來止春遊而省耕也大田之來止秋豫而省斂也

鴛鴦三章乘馬在廄　廄誤廐下同

頍弁三章如彼雨雪二句　言衰端先見也

賓之初筵三章傳屢敗也　敗作數廖下無也字

魚藻之什。采菽首章。箋。王饗賓客有生俎　生作牛

角弓二章。箋。則天下之人皆知之　知作如

六章。箋。若教使其爲之必也　之必作必能

都人士。三章。我心苑結　苑作菀

瓠葉序　棄禮不行則無以懷諸侯此戎狄所以叛也

首章。箋。飲食而曰嘗者　食作酒

漸漸之石。序　東征从役京師內虛于是申戎之難作矣

役久病在外　在作於

三章　安溪先生云豕皆能涉水者也今且見其蹢則澤涸可知故月離畢而望其滂沱而下也俾字乃欲雨之詞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二章。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毛以侯字屬下句鄭則以陳錫哉周侯五字爲句

不顯亦世。傳。世者世祿也　上世字作仕

七章。上天之載四句　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大明六章傳維行太任之德焉　維作能

緜首章自土沮漆　土漢書作杜齊詩也

未有家室　亦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之意與下築室于茲相對毛傳論高而非詩人之意

三章箋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者下脫一皆字

七章　宗廟社稷朝市煥然皆新流離播遷之日規模宏遠如此所以能刱業垂統也

旱麓　安溪先生云豈弟之實作人是也物各從其類而君子善類之宗故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此豈弟之實也

思齊二章箋云無是痛傷　下脫其所爲者四字按沿革例云建大字本有此四字

皇矣首章箋赫然甚明　明下脫一以字

上帝耆之傳耆老也　老作惡因下箋云而誤

五章　楚詞惜誦云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畔援之義蓋如之

文王有聲三章傳減城溝也　城作成下大小適與城偶之城亦作成

生民之什生民首章　履帝武當從鄭箋不然則下二章反遠于人情矣

三章誕寘之隘巷二句　傳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援此說過迂

鳥乃去矣二句　人往取取鳥乃去也傳言于是知有天異則上云承天意者失詩之本義矣

四章蓺之荏菽傳荏菽戎也　戎下脫一菽字

七章釋之叟叟　釋作釋下同

八章于豆于登　登作豋

行葦四章箋薦之禮非葅則醓醢也　非作韭

既醉首章箋天又助女以大德　德作福

三章箋天既與以光明之道　與作助

公尸嘉告　公尸先公之尸也皇尸先王之尸也言公尸者舉遠以該近

七章箋使祿福天下　祿福作錄臨

公劉序箋云反歸之成王　反作及

四章箋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　樂作落

六章箋止基作宮室之功也　也作止

卷阿二章傳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　優下脫一游字

六章如圭如璋　圭作珪

七章箋亦與衆鳥也　與作亦

九章傳出東曰朝陽　出作山

民勞首章以定我王箋言我者同姓親也　今人皆不知
我字之義
板三章箋及忠告以善道　及作欲
蕩之什蕩八章殷鑒不遠二句　示厲王當以殷爲鑒也
抑序　閻若璩云案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
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
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詞其人已逝即當杜口是也序云
刺厲王非也
四章洒掃庭內　庭作廷箋云不滋政事滋作恤
七章　上言恭下言敬所謂抑抑威儀也
八章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出于上之化下亦猶之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也
箋云童羊譬皇后也　皇作王
九章箋二一者竟不同　竟作意

十一章匪爲用教　爲用作用爲

十二章箋不及遠也維近耳　不及作乃不

桑柔二章民靡有黎　黎民黑髮之人言丁壯俱盡也

六章好是稼穡　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稼穡維寶句同穡本亦作嗇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爭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按此則此章稼穡二字皆當作家嗇

十四章予豈不知而作箋而與也　與作女

雲漢序　宣王之詩首之以雲漢者畏天勤民省躬厲治爲中興之本也

首章寧莫我聽箋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興雲雨　神作誠

二章寧丁我躬　言寧使已身獨當其災也

三章靡有孑遺箋幸其餘無有孑遺者　幸作今

六章　祈年以下言自此庶幾改過遷善敬事羣神勿以怒我之故致民被其災也

嵩高序　陳君舉曰宣王中興亦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按方叔山甫之誤

首章　商頌亦曰降予卿士即書所謂命于帝廷者也

三章　傳御傳所云近之

五章往近王舅　近作𨑻按說文𨑻在丌部與近非一字　廖本作𨑻

烝民三章傳喉舌冢宰也　惟冢宰得稱喉舌

韓奕序箋云爲國之鎮所望祀焉　所作祈

首章韓侯受命箋韓侯受王命爲諸侯　諸侯作侯伯

五章有貓有虎　禮有貓虎之祭似即指食田鼠者言之

六章溥彼韓城二句　韓燕當如王子邕之說兼据水經注

王錫韓侯四句　服蠻荊而定申伯伐玁狁而錫韓侯於是南夷不得與北狄交山甫城東方召虎平淮夷其聲勢又足以相應三面底寧西京復見成康之盛矣

江漢三章　日至于南海則五嶺之外固嘗臣服建置于周矣東遷而後南風日競隔限不通史失其傳秦人夸詐遂謂蜀與越地皆至秦始開耳

常武二章　安溪先生云皇父爲大司馬程伯休父則小司馬也

召旻二章蟊賊內訌箋爭訟相陷入之言也　入作入

六章　頻以喻政中以喻德

周頌清廟之什維天之命序　周頌告太平之語出于此

維清肇禋箋始祭天而枝伐也　枝作征

烈文　安溪先生云此祫祭之詩辟公則先公也維王則太王王季也

執競序　執競其敬十四字皆釋文誤刊爲箋

臣工之什臣工　安溪先生云此與下篇以嗟嗟噫嘻發端蓋稼穡艱難故重其詞也

亦又何求箋云時歸當何求于民　時作女

噫嘻箋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下旣竟三十里者言一部一吏主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廿一字

豐年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　按此則廩與倉異

潛傳潛槮也　魚冬負冰故曰潛不當解爲漁具

箋鰋鮎也　古人以鮎薦獻

閔予小子之什小毖　成王因祿父三監之亂懲掓悔禍卒能守成故歌以祀之也

良耜其鎛斯趙　吳斗南云莊周書銚鎒于是乎始修詩庤乃錢鎛又其鎛斯趙毛謂錢爲銚鎛爲鎒銚與鎒相須爲用者故詩人言鎛必以是兼之疑古銚趙通

以開百室　箋云百室一族也又云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云云按族譜序何以無引此者豈緣疏中引四閭爲族耶

魯頌有駜首章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云云　說文駜馬飽也

泮水序　明其爲頌魯公也諸侯能究宣王化則頌魯卽所以頌周焉耳其辭也繁與周頌之體異或追作于僖公時歟若以爲頌僖公能修復泮宮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復也

首章從公于邁箋于行邁行也　上行字作往

七章式固爾猶箋謀爲虔已之德　爲作謂

閟宮　魯不當立姜嫄之廟僖公又不得擬服楚之功如是而侈然頌之孔子奚取焉曰此頌之變也風有變風雅有變雅頌獨無變乎美盛德之形容而不誠錄其美卽寄

其刺也若小毖者其亦周頌之變乎

三章莊公之子　公羊之說曰臣子一例特謂其尊卑不復變傳雖閔之庶兄生爲之臣死不得而先之耳非僖當爲閔後也此詩云莊公之子夫子取之

八章居常與許箋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　作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按此條廖本最善

商頌長發首章幅隕既長箋隕當作圓　誤作圓下同

三章昭假遲遲箋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命作用

六章武王載旆箋勇敢不懼　敢作毅

七章有震且業箋畏吾之震　吾作君

殷武序　幽厲傷之周轍以東降爲國風雅頌聲寢以殷武終曉曉思有如高宗者出也

詩經

卷下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上卷

長洲何焯屺瞻

隱公　春秋之作曷爲不托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曰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弑之君也

三年將立州吁乃定之矣　桓公亦非適子故云

四年石碏使告于陳　拒守之策必具

六年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　周鄭交惡而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故不許鄭成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鄭既結怨於陳又懼王之將討之也故朝周

陳及鄭平　陳既不失王寵又得鄭援 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　至乃成昏　鄭既朝周陳遂復與鄭爲好且結昏以固其交與忽爲昏忽在王所使王知昔之惡

今之好皆爲王也
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猶守卿士之舊職
十年鄭師入郊　注以郊爲遠郊吾疑之郊周邑也昭二
十三年晉人圍郊意鄭既伐宋復命于王且將請討蔡衛
陳故身自入見駐師于郊也
十一年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顛　子都殺潁考叔而鄭莊不能討何也豈惜其材耶後
之詛也其特以安靜軍心耶
乃與鄭人　鄭師先登故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
其田去鄭遠甚鄭即力足以服之亦不能越國以鄙遠
也
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幾事不密則害成授則授之
何爲漏言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　隱之攝政已踰十年桓公不爲少矣貪權懷寵不早歸政于是啓羽父之邪謀又不能明告于國執而戮之進退無據身死人手非不幸也

桓三年惡芮伯之多寵人也　似隋之獨狐后

五年王奪鄭伯政　至是并奪其在卿士之職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　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季梁亦曰偏敗衆乃攜矣鄢陵之役晉之勝楚者亦然

祝聃射王中肩　射王中肩而不書王師敗績于某不忍言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　以鄭嘗大敗戎師故六年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棄禮而驕宜其不終也

八年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田單以是破燕

十一年君次于郟郚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　唐
太宗中分麾下竟擒夏王
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南門楚軍所在絞
人旣敗必走北門故移軍斷其歸路
孤之罪也皆免之　莫敖旣死羣帥自可宥十三年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因鄭亂
將納厲公也　同盟故
莊六年請殺楚子　殺亦何益
八年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喪心
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　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宗
齊人滅遂故纂齊者卽爲陳氏
十四年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討背盟而挾天子以臨
之
厲公入遂殺傅瑕　懲祭仲也晉惠公亦殺里丕

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至實惠后亦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之例

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魯自隱公二年即與戎為潛之會及齊桓始伯之明年經即書追戎濟西此五伯攘夷之明效戎以好來莊恃中國之大援絶不與通復追而蹙之故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

十九年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衛惠公之復入也王人子突救衛以佐黔牟衛方怨王故子頹以衛師伐周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居北方議齊之後不先翦之未可以及遠也故自是年書齊人伐戎至三十年冬書齊人伐山戎明年六月書齊人來獻戎捷經營十年始成斬孤竹制令支之績書齊人偉其伐也 夏書齊大災而冬興伐戎之師于是知管仲之治國能寬民力矣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何得不敗

二十五年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獻公之子九人唯存重耳豈非天道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賂外嬖與東關嬖素非居內公旣不疑爲姬所得使且與三公子之徒非日相接謀不得洩也二十八年

三十二年成季奔陳　觀其如陳葬原仲則陳之子季友可知

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使無虧戍曹與衛同禍福也

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以伐楚名諸侯楚必預爲備預爲備必戰戰則勝負未可知也今因伐蔡而猝移師臨楚楚無備必震震而後可服也此齊

之得也齊以伐楚名諸侯楚素强陵暴中夏諸侯懐兩端必有至有不至前此一再謀伐楚而不果可騐惟卒之伐蔡則諸侯無所顧忌而畢至因而劫其衆以伐楚諸侯在其術中有不唯命者乎雖然非素約也心與力之不一其何以戰屈完來即與之盟而退唯用其虚聲焉耳又齊之得也

先君之好是繼　見衆之與己者固

五年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楚方僭王滑夏而惠王反欲撫鄭以從楚牽于私故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倫不正則夷夏上下之防裂焉輔之以晉者晉侯前年方殺其世子從君于昏者也

六年楚子圍許以救鄭　楚人圍許惠王啓之也齊桓有志于尊周攘夷而王自沮敗之于是乎周之不可復振也

定矣

七年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 至齊侯辭焉 齊因子華足以破鄭然鄭與齊非拔壤破之而不能有也徒足爲楚宋之資且勸諸侯以自封于名者不順辭子華敬仲之善相時勢也又獲令名焉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齊始爲首止之會本以正父子之倫今總其罪人以臨之則前後名義自相違反故曰鄭有辭 鄭之叛以王故也總其罪人以臨之豈惟鄭有辭亦豈能定王太子哉

八年鄭伯乞盟請服也 亦以襄王新立故

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賜齊侯胙者報其首止之功也齊桓承之以恭所以爲霸者之極盛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惠王實使周公命之且曰輔之以晉皆不與桓同心者也故

晉侯來會周公沮之

十五年征繕以輔孺子　陰飴甥征繕以輔孺子有種蠡之才王城對秦伯之詞才智縱横卒脫其君可謂能矣惜乎所見不遠惠公之入不能輔以正詭至于内外交怨身為敵禽使其先如外傳所載狐偃之教重耳者焉至是哉故處事當先經後權用人當先仁後智也

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　呂甥之言近于縱横獨四語深溫惻惻動人

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　齊桓冬死而鄭伯春朝楚矣悲夫

邢人狄人伐衛　邢人不念狄之非族類已之嘗見迫盟主新亡背德即讎與伐同姓其取滅也宜

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　此楚子也稱人者何不與夷狄之勝中國也

二十四年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宋本無弟字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滅同姓者不惟衛侯于譏貶之中獨名焉者甚之也齊桓公存三亡國創伯之功于是爲大衛邢均爲桓公所建盟主死而遂倍之使齊狄共謀其難衛侯于是曾狄人之不若矣

二十八年少長有禮　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勝敗決矣

二十八年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晉侯舉賢任人若此何可當也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至既戰而後圖之　子犯長于治國先軫長於用兵于此可見

胥臣蒙馬以虎皮至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先犯陳蔡益偏敗則衆攜又知特爲楚人所脅莫有鬬心也然楚人慓疾難與爭鋒故上軍急麾下軍使退勿乘勝即攻其

堅欒枝僞遁下軍望見其旆整衆而退也慾楚人知之曳柴揚塵則眞若不能支楚者而後楚之二師盡銳馳之原郤以中軍橫擊楚之中軍左師斷而爲二子玉見二師不能相救乃收其卒以自完而左師遂爲晉之上下二軍悉力夾攻子西僅以身免矣楚師背酅而舍先據形勝故必俟其動而後擊之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　楚人信鬼故曰可以濟師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楚起蠻夷其與中國戰亦用中國攻中國而楚人不以當敵如是役則以陳蔡爲右申息爲左陳蔡其所役也申息其所滅也陳蔡先潰申息爲晉兩軍夾攻中軍橫擊復潰子玉即收其卒而止中軍背王族未嘗肯使羅于鋒鏑也及成王之罪狀子玉止曰若申息之老何蓋申息久爲楚地猶所惜也陳蔡之人猜焉則不問矣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不許請隧而私作三行其後遂沿之為新軍晉文公所謂自踰短垣者私家勢盛卒至分晉孔子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諒哉

文六年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　至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趙宣子之治晉可謂能矣然當襄公既歿遂不免于舉棋不定之患復結秦晉數世搆兵之禍趙氏亦幾滅其族吾於是而歎田文之論相雖聖人不能以易也

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是時政在諸侯三國適皆伯主之後天變之大者非三國當之孰應其占哉

十八年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借莒僕以脅宣公文子之私也辭則嚴矣君方授之邑臣乃出諸境于是始政在大夫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書公子遂者惡其殺嫡立庶

以其國外市也曰先君之母弟也而所爲若是哉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納賂不使遂而使行父行父爲政遂與之共其功也且姜氏歸我矣其無變矣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放胥甲而不問趙穿桃園之械兆矣僕崇無功宣子若爲不聞也者所以深結穿之心也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天方授楚晉君又不君也而林父惟賂之求失伯宜矣是故郯之敗猶罪之小者也取賂而崇二國弒君之賊使三綱淪而九法斁有王者作林父其服上刑哉

二年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亡不越境蓋有待也不惟不討賊而反俾賊逆新君盾之與于弒也其何所逃哉

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至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無公族之實而徒滋他族以逼君六卿分晉始兆

矣抑趙盾之謀多樹黨以自衛也此說予癸亥所記後見朱子語類已云然正卿出走側室在內猶能為變況公族成縣餘子公行皆強家乎

趙盾請以括為公族　盾以中軍帥兼領公行則左右之士皆歸掌握伏甲噬獒無自發矣人知其不敢以貴加宗子而不知實據親近之地以逼君也

四年襄公將去穆氏　欲去穆氏懲子公也

八年襄仲卒而繹　襄仲卒而猶繹逐東門之漸也

盟吳越而還　吳越盟而莊王得以入陳鄭圍宋敗晉諸戎和而悼公得以三駕爭鄭未有邊鄙多故可以圖伯者也反而行之則夫差方敗齊長晉而勾踐已入吳矣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徵聘而厚賄其使明年之秋王人復報聘蓋自晉襄既亡雖秉禮如魯亦不復翌戴天子矣此孔子所以進桓

文歟

十年公如齊奔喪　德惠公之定其位故奔喪

諸侯之師戍鄭　宋本無此六字

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至遂服于晉　衆狄服晉而潞與甲氏留吁之勢孤矣中行范氏之武功成子之餘澤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莊王入陳而縣之固不可以令于諸侯乃聞申叔時之言遂幷納孔儀則亦未盡乎討罪之道也夫宣淫于朝專戮直臣使國亡主滅者宜與徵舒比而誅之而乃使得返其國以從政何以懲惡而謝陳之宗社哉

十二年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至師遂濟　厥爲司馬師律其所司也先縠專命厥不能請于林父以戮之乃明知必敗而唯欲分其罪于羣帥趣之使濟其誤林

父以敗國殄民者豈不尤重于穀哉後世當國之臣由厥之邪謀求其惡有所分而禍獨被于宗社者多矣嗚呼悲夫

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　求諸侯而待以無禮其誰堪之鄭之不殺馮力不贍也且邲之役欺晉而失大援故也孫叔其旣亡乎楚莊之志盈矣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晉旣畏楚而棄宋又使解揚詐以誤之無威而失信諸侯其誰不解體

十七年郤子至請伐齊　楚莊未死而遽謀報齊先睚眦之忿後社稷之憂郤氏之無後于晉也宜哉

十八年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投鼠忌器敍宣公薨而季文子乃敢逐東門

氏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上卷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下卷

長洲何焯屺瞻

成元年爲齊難故作邱甲　五伯衰而諸侯無所統壹强凌弱衆暴寡患始及民矣昔作邱甲傷天下之無伯也

銳司徒免乎　婦人內夫家何以反不問辟司徒

二年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曰聽客之所爲是役也非惟國佐善辭齊之廟謨亦素定矣富彊以死爭獻納二字于遜宰相反不難約敵國之欲則如之何哉　國佐本以賂求成而晉人反爲其正議所屈侮人者還自侮也

其自爲謀也則過矣　至何勞鋼焉　共王是時十二歲耳而其語何明且盡也使復有若子文孫叔敖者輔之豈其有鄢陵之失哉　共王之言如此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致巫臣怨二子而謀害楚國不能禁之何哉

蓋明者必貴濟之以斷使漢昭帝能辨上書者之詐而不能去蓋主上官桀則亦無救于國家之禍也已

三年以君之靈至所以報也　其爲言也文而有禮忠而能力一句一字皆有義理次第

次及于事　文公之伯也先軫自下軍佐爲中軍帥惟尚德也靈公以後從政者不尚德而以次及焉宜乎其不競矣

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郤克人臣也猶必報其一笑之辱今當兩君相見而反其惡聲以辱與國之君其能堪乎且又蔑已之君也至于錡而亡焉幸矣

六年說欲襲衛　衛有一卿一大夫同在行閒而說乃欲襲之不惟棄信亦多見其不智矣

晉人謀去故絳　晉因梁山崩而懼故遷都以厭之

七年吳伐郯郯成　通吳本欲以儆楚而中國先被其害矣伐郯者黃池之漸也

爾以讒慝貪惏事君　讒慝貪惏有一于此皆足以亡人之國况兼之乎是故楚任子重子反而失伯任子常無極而亡郢

十四年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凡大夫有事于境外皆稱族所以尊君命固不在此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非舍族也蒙上逆女之文也所以尊夫人亦不在此

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弑君之賊也晉侯率諸侯以討之何患罪人之不得乃同盟于戚使得列于會而誘執之晉侯于是乎失政刑矣書晉侯吿其眛討賊之義而惟逞一己之威福也

十六年其行速過險而不整　其行速魏武帝之追漢昭

烈也過險而不整夏王之歎東都也

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楚欲及東師之未至而戰其行速故晉師方臨鄭而相遇

楚晨壓晉軍而陳　至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邲之役楚乘晉之不備而晉潰晨壓其軍而陳亦掩其不備使之欲進不可爭退必亂也邲之戰中軍下軍皆潰欒書下軍帥也楚人狃而易之其謀若曰如此書又不知所爲也已成陳以當之楚先爲之奪氣矣

文子執戈逐之　覩後欒書怨郤至則文子之逐宣子其識遠矣不在其位而露才揚已無補于國而咎怨及身可矣乎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壓壘故可望且彼此聞囂聲陳而不整軍而不陳皆在目也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　鄭敗而其君先遁

楚人顧之遂莫有鬭心而退故薄于險而反爲晉所乘也
季梁有言偏敗衆乃攜矣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楚師猶未甚敗
而王遽遁者二卿相惡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以幸
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得潰者乎
十八年孤始願不及此至神之所福也　悼公初入其氣
象極似漢文帝朱子謂數語便有操有縱
齊爲慶氏之難至使嗣國氏禮也　齊之有慶克猶魯之
有僑如也僑如搆季孟于晉有郤犨爲之主而魯卒出而
盟之齊則國佐被殺高無咎鮑牽刖且逐慶克雖死慶封
反因以得政其右淫人也若是豈非魯猶重禮教而齊風
俗大壞不之恥耶
襄三年孟獻子相公稽首　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尊
其君而稽首于大國又不能以禮拒大國之求而請屬鄫

以供命其不遠鄭子産達矣其平日之言行時合于道而謂之社稷臣則末也

與之禮食　禮食葢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也

四年魏絳曰諸侯新服至無乃不可乎　晉方有事于中原而無終遠在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鄭鞭長不及也故姑事羈縻葢莊子一時之權計而後王要儒者乃用爲口實何哉况戎先納賂以請和亦與屈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

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至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晉新和諸戎將與楚爭陳鄭又無以謝王之愬故以貳于戎誣使人使王懟而自止且堅諸戎之心也

六年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至亦逐子蕩　勝字當讀平聲以爲不勝任而逐之也亦逐子蕩子罕之言謂亦宜逐也

九年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晉侯所聞蓋相傳之恒言

姜曰亡是於周易　當以亡是絕句言無是理也

我實不德至何恃于鄭　武子之言宏遠不迫猶有王臣氣象

輸積聚以貸　晉饑故各輸其積以貸

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　會吳者欲分楚之力以爭鄭也乃無故而興得已之役以狥中行偃范匄之請晉君親在行間曾不以勤而無所爲懼何哉蓋悼公之爲君也量有餘而畧不足以濟之乘厲公之後于世臣大族欲以德禮柔而服焉而不知過于寬假則上下之分不肅久將專命而無所忌威權日以下移矣

初子駟爲田洫　子產爲政田有封洫亦因子駟之故而修之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至我將獨進　欒黶違帥先進而晉君不問棫林之役棄命先歸以辱社稷彼固以爲恒矣黶之汰悼公成之也

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至女樂二八　晉楚爭鄭三駕乃定諸侯道敝悼公乃不深惟招攜懷遠之道苟焉私享其重賂是勤諸侯以黷貨也至是而悼公之志荒矣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惟欲正諸華故和戎以壹其力而豈竭諸華之有以娟戎狄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　莒圍台武子乘其虛以入鄆卽圍魏救趙之智也

十四年晉侯舍新軍禮也至故舍之　晉侯之舍新軍以二子之弱也非知其僭而革之也蓋其入國之初修舉廢墜政令雖若可觀而權之下移者不能復收之以歸于上故限于世及之例寧廢新軍而不敢遷于大夫之中舉其

賢者以使爲卿至此則六卿之勢一定而不可變矣觀其
嘉魏莊子之功賞以金石之樂而縣上之蒐僅從新軍以
次佐下軍而已亦不能如文公之用原軫也夫撥亂反治
苟無非常之才其力固難以及遠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至 謀定衛也　孫林父甚善晉
大夫而荀偃親嘗弑君者也其不欲伐衛固宜吾與乎悼
公欲繼文襄之烈身爲盟主同姓之國有出其君者不以
爲己恥乃偷一時之安納邪臣之說墮冠履之義身歿而
公室遂卑有以開其漸矣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之不能與晉
爭成於子辛之侵欲也而士匄復蹈之及爲政而又重諸
侯之幣晉雖欲不失伯得乎

十六年以寡君之未禘祀　時晉亦僭用禘祀之禮

十九年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錄子驕伐

秦之善所以彰欒黶先歸之惡也于是士匄將逐盈矣

士子孔亦相親也　士石經宋本皆作二

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　晉侯內有四姬而已亦嫁女于吳其違禽獸不遠矣

初臧宣叔娶于鑄至乃立臧爲　臧紇以少凌長爲臧氏後及欲成季孫之邪心廢長立少遂失守宗祧豈非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乎

二十五年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范滅趙興基于此矣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兵則威削于外晉所以有黃池之羞民附于內趙所以能興晉陽之甲

晉人問陳之罪　鄭伯之請伐陳在范宣子爲政之日今新易趙武故復詰問陳以何罪見伐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不書其族蒙上會諸大夫之文

也二十七年

伯有賦鶉之賁賁至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伯有憤于晉執衞侯鄭伯為請而不獲命必待納衞姬而後釋之故賦鶉賁以刺趙武言誰執晉政而不辨姹也趙武恥之故若不知其刺晉而謂伯有自誣其上

崔之薄慶之厚也　及朞而厚者亦亡矣殆天討弑君之賊而使自相殘也

遂滅崔氏　崔氏滅于九月慶氏即滅于明年之十一月

二十九年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書公在楚傷天下之無伯也

三十年無欲實難至邑將焉往　趙子直不知此義

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使次已位滿其欲也

泰侈者因而斃之　法不嚴則制度徒為文具而不得行也

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　三年而復之但欲其勿撓
己政不爲已甚所以安巨室也
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　魯既留楚會葬復尤而效之
時無伯主則小大轉相役而已
繕完葺墻　繕完李涪刊誤云當作繕守
不立是二王之命也至雖有國不立　觀狐庸之言則夷
昧將背前約而以位私其子如宋趙普豈容再誤之情矣
僚之立非衆所戴也宜其啓光之爭以揖讓始之而以簒
弑終之歎
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　並從晉楚國用不足子產賢者
豈得已乎
六年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士匄董遇王肅本皆作王正
疏云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
七年夢周公祖而行　周公祖以道之雖鬼神亦無如蠻

夷之橫矣然則有能攘之以安中國者豈非文武周公所式憑乎是故夫子未嘗不偉桓文之績也

十三年乃並徵會告于吳　楚圍既死乃敢徵會于諸侯益政在私門志不在于修伯業也告于吳謀因楚國未定而弱之

子產爭承　貢之無藝不得已而取諸邱賦爭承庶乎紓以寬民力焉而竟不及改也故制國用者必先正君而善俗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至吾豈無大國　自昭以前其辭命猶皆有三代禮義之風至此則惟以利害相恫喝流而爲戰國縱橫之術矣

十五年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多言舉典而樂憂習儀已亟而不慼末盛本撥適長亂亡而已

十六年昔我先君桓公至敢私布之　昔我桓公一段借

商人之質誓以諷晉卿不當匄奪于小國

十七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

十九年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至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二五之出三公子也動以啓土無極之出太子動以得天下小人之言如一轍

二十一年而不能送亡君　孫毓以送亡絶句

二十三年胡沈之君幼而狂至楚必大奔　郎鄭子元所以敗王師

吳太子諸樊入郥　諸樊二字當誤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　文武宋大字本作文成

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至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周之典籍皆歸子朝故其辭有承平之風其爾雅勝子呂相之絶秦也

攜王奸命（至）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一歷舉攜王頹帶以指斥敬王

二十八年吾懲舅氏矣　懲舅氏言其種之不宜子也古者妾媵皆其姪娣汁以爲嫌母氏性不贖蓋因不使叔虎之母之文

定元年春王　未踰年而改元不正之大者是以經文定無正月

五年子西問高厚焉　石經高厚下有大小二字

六年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　衛爲狄滅大路少帛掃地無遺故言宗器自文公始

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子太叔始卒而鄭遽爲不道至此

九年陽虎欲勤齊師也（至）已于是奮其詐謀　田常以此智代齊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此篇叙事于孔子皆稱
名君在會故也
使公若為郈宰至齊人乃致郈　費屢叛至是郈亦叛矣
墮費墮郈皆因勢利導之也二子所謂遊其術中而不悟
者羅氏既盡殺其牙兵而悔亦猶是也宋子語類論此事亦爾亦引羅紹威事為諭
十三年使師伐晉將濟河至乃伐河內　孟達以此亡蓋
司馬懿之師在外與此固懸殊也
哀七年以吳為無能為也　以吳為無能為何為伐邾起
本
十二年盟所以周信也至亦可寒也　吳本蠻夷太宰又
小人也不可喻以禮教故子貢景伯皆詭其辭以止之若
對季札伍員當改命矣
十五年成叛于齊　至是而成亦叛所謂五世希不失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至無乃不可乎　吳
人不欲以尸入惡其凶也故以不許奉尸將命則是吳人
先以凶禮自處折之

二十二年越滅吳　闔廬之殪力已竭于入楚也夫差之
亡力已斃于勝齊也越適乘之耳天下未有能以獨力拔
一國者也

之言七　左氏春秋

義門讀書記　穀梁春秋

長洲　何焯　屺瞻

隱元年春王正月　所紀者魯侯之年春秋魯史也所奉者周王之朔子爲正春始於子月皆從周制春秋天子之事也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建文帝不欲負殺叔父名斯言爲之

母以子氏至賵人之妾則不可　由此說乃與僖公成風一例啖氏亦云然

祭伯來　善親親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

二年會戎危公也　會戎於潛傷天下之無王也東方禮義之國出與之會非桓文之作天下其將左衽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秋盟何其親也

三年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曰交譏者得經意周則失矣聲何以致此也

四年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　晉趙盾弑其君可謂以國氏乎曰祝吁者未命之辭也

于濮者譏失賊也　于濮絕賓也弑君之賊當窮討焉耳

立者不宜立者也　晉未見其不宜立也其曰立者雖不命于先君而國不可以無主為衆之所予則入而承其統焉可也蓋異乎不待迎而入國者矣予之也

五年仲子者惠公之母　此仲子自當為桓公之母

伐不踰時至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唯其重故不踰時

七年滕侯卒　滕侯卒當與後宿男卒同史闕文耳左氏以為未同盟則宿男卒又相違反矣若曰宿男不赴以名又理之難通者也未同盟而猶赴以名者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國君無子則當立母弟故必殊之

子庶孽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公弟叔肸又何以云哉下不敢以屬通上則未嘗不以是親親也燕則與族齒

九年聘諸侯非正也　天王下聘不發例于七年之凡伯來聘者凡伯未及致命也

十一年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　隱旣濡滯不决有以啓羽父之邪謀至于十年亦已久也故無正

桓二年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至字諡也　然則字其臣子者乃豫凶事也

以成宋亂　書以成宋亂見公生平之爲亂人也

六年時曰同乎人也　同乎人也謂他日志乎不與共戴天之讎遽接齊人也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此注言天子亦親迎據禮甚核但以文王爲天子之証則謬也

九年爲之中者歸之也　爲之中謂爵

十四年無冰　無冰獨書于春明其爲周正也

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　釋文兼旬一本作旬趙匡云此旬事爾言祭事當久辦非一旬所了傳寫者見前有旬字遂改爾

十七年葬蔡桓侯　諸侯本當稱侯曰公者不得已而從其臣子之辭也是時蔡人獨不違舊典因而存其實注非

莊元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注范駁何公羊注甚失輕重不知而作

三年不志崩失天下也　經于桓十五年三月書天王崩而傳云不志崩所未喻范注亦不加彈劾

十三年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　上左將軍爲大司馬惜未引此

其不日微國也　不日者史失其文

十五年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父母終乃不得
歸寧此傳未詳

二十七年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齊桓雖
有侵蔡伐楚之事然所以致此者非兵車也

二十八年其以衞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　衞
人不服罪以自取敗以衞及之罪衞也

閔二年不以討母葬子也　不必得經意然思之精矣

閔二年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不以齊侯者嫌以齊臨魯
若縣鄙也

僖元年齊人以歸　先言薨于夷而後言齊人以歸爲內
諱而仍不沒其實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我猶以夫人之禮迎其
喪齊人則不復以爲女故不言姜也

二年衞未遷也　故與城邢異辭

五年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所以優于文者此也然必合左氏而後本事始見

九年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襄公圖霸之不終於是見之矣葵邱之會于五伯爲盛而列宋子其無政教亦從可知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公羊得之此亦備一說

十年晉獻公伐虢得麗姬　以爲伐虢得之者異聞

十二年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蕭望之不臣匈奴之議本此

十七年其不正前見矣至故稱嫌焉爾　所謂惡惡疾其始

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宋公書爵善討亂也師不稱率之者諱助亂也魯其爲狄矣

二十二年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　不當并伐

齊喪數之

二十六年乞重辭也　至非所乞也　曰乞示譏中國而乞師于夷公之不忍小忿失其所向背也然天下之無伯至于投命非所其亦重可傷矣

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不日地遠而告者不詳也既滅同姓又擅以其君歸楚之橫暴甚矣

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言諸侯者諱卽夷

二十八年諱會天王也　諱之者正名謹微也

天王守于河陽　先書會然後言王守謹微者至矣

主善以內　故獨曰公

三十二年鄭伯捷卒　鄭伯捷不書葬畏晉也鄭來赴而魯不會

三十三年癸巳葬晉文公　殽之戰書日葬文公卽以是月不日則疑二事皆在辛巳故重書日也

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內小惡不諱非謂其可會也人不得無禮于我我可無禮于人乎著其實以示譏爾

三年叔服也此不卒者也　此非叔服傳誤也

六年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閏月猶朝于廟則凡月當告朔可見書此者以見後此不告朔之非以為可以已者殆失本意

九年葬襄王　襄王獨書葬蓋自是魯始會葬焉爾踐土之盟河陽之朝惡可少之哉

十四年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書同者傷大夫會諸侯抗然若等夷無所忌也自此政在大夫矣政在大夫此夷狄之所以得肆而楚遂入主夏盟也

十五年諸侯盟于扈　諸侯既來徵會盟又來告公雖以有齊難不與猶因其來告而書之既不與盟則不復悉知

盟者之爲某國故略與其槃也

宣元年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由上謂緣上公子遂之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本欲救陳畏楚不敢往伐鄭以牽制之言晉師者緣上之辭亦諱政在大夫不使諸侯與之齊也

十一年楚子入陳　復書入者幾不以義終故著其伯討之不光也

十二年葬陳靈公　楚子入陳陳幾不祀書葬靈公嘉楚子之悔過陳得以復延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淸丘　書同盟者同懼楚也

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諱附夷狄以虐王者之後故不言帥師會圍宋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書四卿者著

政逮大夫不相稟承
嬰齊亢也　嬰齊亢而書公不與高傒處父同辭者恥在中國無伯蠻夷之臣得亢列國之君不在公也唐趙氏則云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澶淵亦書公會鄭良霄

十五年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於時更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爾疑非疏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曰葬宋亂故危之也

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會有尹單既不可以王人槩之又緣上文故不復出諸侯也

襄三年曰袁僑異之也　言大夫當刺而袁僑不當刺故異之也

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書執行人譏其不能申伯討釋逐君之賊而但執其使也

非大而足同焉　此傳文義殊晦後考石經乃知爲字誤
本與字耳宋本亦與
二十七年湨梁之會至晉趙武爲之會也　中有嘗吾事
又至者非一時爲重叙文繁故經以諸侯之大夫該之不
如傳所云也豹去氏義同左氏亦鑿
二十九年其名成尊於上也　賢者不名然對吳子而言
則不得不名矣故曰成尊於上也
昭四年慶封封乎吳鍾離　言封鍾離異聞
十一年何爲名之也至故謹而名之也　楚虔躬爲弑君
之賊而又行詐故不與其討　此注與傳適反其論亦當
十三年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虔死于外不得其日
不日者從其實也
十九年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　止未踰年而死則
悼公之葬或在止既死之後與賊在而不能討者異故書

葬歟

定十二年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下年齊侯次于垂葭葢救成也陪臣結外援以抗君命故以圍言之如二國也

義門讀書記　穀梁春秋

義門讀書記 公羊春秋

長洲何焯屺瞻

隱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至王正月也 穀梁不解王字爲疎此云文王者本之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之云也劉知幾云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自謂攷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豈知已不外此傳之中乎

大一統也 後世正統之說出于公羊

母以子貴 以子貴謂有子則以次升爲貴妾也

曷爲稱字褒之也 字不若子未命姑書字也

克之者何殺之也 勝之而未殺故曰克傳非也

何以不稱弟當國也 不弟者鄭伯不以爲弟也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兼之所謂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二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身爲宗子而又無母故辭窮也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子者衍文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　夫人子氏者桓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桓未成乎君也

三年宋公和卒　惟宋公之卒書公而他國則書侯伯子男者自我正其名也葬則他國皆書公既從主人而因以不沒其僭稱上公之實也吳楚之君不書葬民無二王不得復從彼國葢誅絕之義也

吾立乎此攝也　自宋魯之禍相仍而攝之道廢攝主廢政在大夫之由也

四年翬者何公子翬也至與弑公也　隱與桓皆先君也於桓不得不諱則誅翬不得不嚴也　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於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于隱一代之中

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書葬善其能討賊非譏過期

考仲子之宮　不祔于姑故別立廟

初獻六羽　因考宮而獻六羽別而言之者考宮宜也六羽僭也先著其善後譏其惡所謂婉而辨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至一相處乎內　此說獨見于此

六年狐壤之戰至諱獲也　事在隱即位前非諱

七年何以不名微國也　不名者史失其名

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書者當以其不時然傳意有可採

十年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桓三年書公子翬故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仇牧荀息不書字孔父書字以祖考故也

何賢乎孔父　善其能與君共存亡故畧其卑而書之以旌異之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　器爲無情之物不能於人相去

五年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代從政謂子攝其官　於世卿之中又失禮焉書仍叔之子甚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書正月烝者以其爲周時也此宜烝下則譏爾常時不書獨書之者以正其失常者也

祭公來　或稱祭伯或稱祭公時王進退之也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書祭仲舍爵明乎其貶也

十二年嫌與鄭人戰也　下年二月復會鄭伯與四國之師戰則二傳言與鄭人戰爲無據也當從左氏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入者難也鄭人守之外無援內無應而許叔能復其土地人民可不謂難乎故書字以嘉之注非也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此夷狄之用夷狄之禮也注云
不當朝桓失之
十八年君子辭也　言君子之怨辭也其賊非吾所得討
莊五年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此所謂內大惡諱
注指下文王人子突謂避王者兵非也
六年不得意致伐　上雖諱之而仍致伐以顯其實
齊人來歸衛寶　左氏因衛俘深没其文諱取賂以犯王
命使若取所歸者乃前伐衛所獲之俘焉爾
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　書齊人者見魯前非主兵後
分齊利以殺內惡也
八年非師之罪也　傳意謂非師病而所以出者則病也
九年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下言取子糾則明是
脫文
其言入何篡辭也　入者難辭也糾與之爭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經意惜伐齊之師不用于襄存之日而反于襄之既亡勞師欲定讎嗣顛倒失正故獨書敗傳似失之

十二年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酁不繫齊所以成叔姬之志叔姬一婦人能植其節隱然若紀未亡也

十三年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以非兩君故不盟于壇上也

十九年諸侯不再娶　不再娶者恐後夫人危嫡子爲宗社之禍

二十年齊人伐戎　魯不與師而大書之嘉其能憂中國也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不言月譏公之忘其在二十五月之中也

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本譏忘哀而舉親納幣者大惡

諱但因事以見意也注謂不譏喪娶舉淫爲重非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人方有喪而行嘉好之事故不稱使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知有禮義威儀則人之也

公在外也　在外故不書來朝

二十九年何譏爾凶年不脩　築邑脩廏皆荒政也其譏者與告糴同例然則并此無之者其得罪于百姓益甚矣

紀叔姬卒　申其志節也

三十年鄣者何紀之遺邑也至盡也　觀此知樂生不取二城之意矣

三十一年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傳未必合

三十二年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不書葬者賊不討也與閔公例同

閔元年旣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　季子力不逮爾此傳進退無據
冬齊仲孫來　前書公子慶父如齊後書公子慶父出奔莒中間復入不見于經二傳以爲慶父者近之繫之齊者旣外慶父亦譏桓公爲伯主不能遏亂萌于早也　左氏以爲齊仲孫湫則從下書高子來盟之例兩存其說可也
以春秋爲春秋　以春秋爲春秋者據經以解經也注謂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恐非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久留定魯故不月
僖元年上無天子　至則救之可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之不得已也
二年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　前已書狄入衛則此非爲桓公諱也穀梁得之
曷爲爲桓公諱至則救之可也　義同而復舉之者如詩人之有詠歎所以見春秋之不得已而作

葬我小君哀姜　上不稱姜氏者齊絕之也此仍言哀姜者從其實

四年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致伐楚者大其績也楚於是始懼中國故又見于詩之頌月者見其役之重注謂危公之久非也

十四年曷爲爲桓公諱至則救之可也　存亡國死君難特皆反覆再三發例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故不繫晉

十五年晦者何冥也　春秋不書晦故以書冥釋

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　是一作提釋文徒兮反若經本作是則不必注且明其爲魯讀矣初學記晦日引之作提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既書邢人則不得不書狄人相屬之辭也邢棄親暱狄啓亡國之釁使與狄等乃所以譏邢也邵公以爲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恐迂繫

十九年葢叩其鼻以血社也　山海經傳引此作叩其鼻
以衈社音釣餌之餌既不見于釋文許氏說文亦無之
二十年西宮者何　至記災也　終前用致夫人傳
齊人狄人盟于邢　亦相屬之辭齊無能繼桓公之志者
譏自見也注謂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恐非經意
二十一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然則下釋宋公之經
亦諱中國見釋于夷狄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上不書楚子執于獻捷著其實
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　此爲中國諱不爲襄公
也
公會諸侯盟于薄　言會諸侯者諱背中國會夷狄
二十三年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不書葬爵郤楚背宋
不會其葬傷中國之無人也
二十六年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外內同辭者恥

卽夷

二十八年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　大其能攘楚討夏之卽夷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時溫地已入于晉則是致天子于其國中後世所謂挾天子以令天下者也故以天王自狩爲文明非晉之所得私挾也　如陋儒則先書王狩矣此聖人之權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言及者元咺首禍也注謂是下大夫別尊卑謬

三十一年猶三望　三望當定從鄭康成之說晉旣僭郊何以獨祭三者也

魯郊非禮也　謂之郊者地在郊也注謂天人相與交接之意非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天子祭天與天爲體也諸侯祭土與國爲體也

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三望穀梁注言泰山淮海者得之河非所祭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桓公城楚丘文公則聽衛之遷帝丘顧私怨而昧夷夏之辨則城濮之戰豈出于天下之公義哉書此者傷天下之無伯注言惡衛畏人非也

文元年會葬禮也　此注中論親親先賢甚備但恐于經意非要

二年先禰而後祖也　此祖禰二字借說　僖元年傳此非子也臣子一例則不爲昭穆但不得先之耳詩云莊公之子孔子取之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注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

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按去夫者恐因成風爲姦失禮

六年是月非常月也　此傳與左氏歸餘于終之說不同然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明不專在冬時矣則此說爲長

七年以師外也　注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按注甚謬時晉未立君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　以其名遂故不言遂而再著其名

九年以諸侯之踰年卽位至三年稱子也　禮文散軼當以此法參互求之

十年臧孫辰卒　自莊二十八年書告糴于齊至此凡五十年

十二年子叔姬卒　其稱子先君之子也

其貴奈何母弟也　母弟雖女弟亦貴之

以爲能變也至是難也　此與能悔過不相蒙

河千里而一曲也　注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按此兒戲之語

十四年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至貴則皆貴矣　皆媵出也注以爲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恐非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　商人旣公子則書弒其君之子文義複重相亂故從成君之例

十八年秦伯罃卒　按此是康公注云穆公未知何据

宣六年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　注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按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不復見于經者無事可書爾公子翬如齊逆女非復見乎此公羊家之曲說也

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　愬即自愬膝行之事再拜則知過之意故下曰心怍

八年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以宣公爲僖公子異聞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　不書葬者魯不會也時楚方盛魯事晉怠
十年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如宋之歲幣乎
十一年此楚子也至不與外討也　稱人者討賊之辭也雖外討猶之乎稱國以殺爾入陳不譏而於殺徵舒焉譏
十二年大夫不敵君至而與楚子爲禮也　大夫不敵君此則夷夏之辭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寇者敵國之辭注謂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非也
十五年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此漢書所笑龜茲王也

成元年作邱甲　注解作甲不合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大夫敵君不貶者由在齊也

齊侯使國佐如師　書齊侯者對郤克言之齊既悔過臣不可以敵君也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至盟于蜀　方與晉伐齊旋背晉而與楚其失在內故先書公會嬰齊而獨于下盟正其猾夏之罪

十年齊人來媵　伯姬獨三國來媵意宋王者之後其書則爲錄伯姬也

晉侯獳卒　不書葬者楚人方盛魯不會葬傷中國之失霸也

十五年臧宣叔者相也　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

攝行相事之證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注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援弟無後兄之義自大夫言之也大夫之生也不臣其兄弟則死亦不得以爲子
夏六月宋公固卒　不日者譏赴者之疎
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至會吳于向　獨士匄公孫蠆青未詳蓋其餘皆非卿耶
二十九年公在楚　前年十二月書天王崩楚子卒天王崩而不反楚子卒而公留所以譏公且傷中國也
爾殺吾兄　至以其不殺爲仁　季子能殺光則討賊也力不逮而去之不懷其寵抑亦庶乎能潔身避亂者歟不殺爲仁則公羊子或未盡也
昭十年晉欒施來奔　晉者齊之訛當從左氏

十二年晉伐鮮虞　和戎三駕所以復伯楚虔橫而屢伐
鮮虞所以失伯也
定六年二名非禮也　東漢禁二名本此
十二年秋大雩　觀此則聖人亦有放過處不事事爭也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邾婁子新來奔喪而三
家伐之無已所以深著其無君非譏哀公之替其恩也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至此小國皆卒日葬月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救中國不進者吳楚
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三年此晉魏曼多也至二名非禮也　不譏于七年春
之侵衛而譏于此何哉然則魏多者闕文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此孔子所親見何爲但書春而
不月蓋天心之仁愛無往不復麟之出也因亂極反治之
祥孔子道雖不行於一時猶以望之來者春秋始終以春

亦猶易之雜卦始乎乾而終以夬一陰決去卽爲乾之意

云爾愚聞之師說如此蓋服膺而弗疑也

反袂拭面涕沾袍　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歟

義門讀書記　公羊春秋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上卷　汲古閣本

長洲何焯屺瞻

史記集解序　馮鈍吟云唐子西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甚矣宋人之輕於詆古人也向論古人醜詞惡句有所施之如小人無忌憚背經違理非毀周孔至於無父無君呵而闢之可也賢者文詞時有出入理宜糾正其言則應婉順太史公千古一人亂道二字出口一何容易且所云亂道者正據班固之論也游俠貨殖之傳詞旨激揚有爲而言之其志有可傷者孟堅之言固爲正論然亦未免深文至於先黃老後六經自是史談所論談當文景之後尚黃老者隨時也至遷則不然矣老子與韓非同傳仲尼爲世家自序言禮以節人云云止言六經不及黃老父子自不同班孟堅揚子雲言無分别盍亦

未審耳子長考信於六藝奉之以著書造次必稱仲尼一味抹煞槩云亂道何耶至於班固不好自非失心病熱何至出此語哉亂道最文章不好處宋人文字不好只是有亂道如唐庚乃亂道之尤者也按永嘉尊信史記亞於六經真屬强作解事被朱子史記有甚道理一句掃倒但其文章却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

甚多疎略或有抵牾　誠所不免然索隱已詳之矣　太史公載秦漢間攻取形勝頗詳而於五伯規模卽不能舉其要豈閃左傳國語已自有不朽故從略耶

五帝本紀　鈍吟云黃帝始制文字宜始於黃帝也禮有五帝德書有二典史公據以爲書

藝五種　修神農之舊政也

淳化鳥獸蟲蛾　蛾古蟻字

帝堯者放勳以下云云　鈍吟云左史紀言尚書春秋是

也春秋傳以釋經太史公合而一之　又云古文尚書出
孔氏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二十
餘篇司馬遷從安國問書所載多古文又尚書多古語不
易通遷所載頗易其本字即太史公之書傳也或譏之似
未得其旨

日中星鳥夜中星虛　春言日秋言夜順陰陽之道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以下云云　鈍吟云直據孟子則諸家
異說自廢

重華父曰瞽瞍云云　世系亦倒敘

舜衆八愷使主后土　天官者相之職舜自主之八愷則
主地官也

詩言意　詩言志此獨作意按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
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
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此志字其亦後漢人之所改

歟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　氏疑當作氐
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　曰姓姒云者其後子孫多
遂以爲姓而當時則其氏也
學者多稱五帝至末　鈍吟云觀此贊則太史公非好奇
明矣
孔子所傳至儒者或不傳　太史公本此
夏本紀壺口治梁及岐　康成釋禹貢惟以漢地理志爲
據此先儒之精慎也
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　鄭注以貞作句
殷本紀湯崩注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　按漢書公
卿表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爲御史者
祖已曰王勿憂　殷之及王多曰祖某此祖已疑王之兄
弟其下云祖伊亦仿此孔氏以祖爲其氏而云祖伊祖已

之後恐非也

封紂比干之墓三句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父此傳寫之誤

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圉立子亞圉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耆國　耆即黎

虎賁三千人　千字當從書序作三百人千字不知何時謬改

自棄其先祖肆犯不答　犯作祀

號曰共和　鈍吟云共和周召相與和而修政也不必如汲冢竹書之說

積而去之　去一作藏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　陸云觀婁敬之言當時直謂周都洛矣不容無辨

秦本紀　鈍吟云近秦而與秦爲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而足以難秦者莫如楚故插敘晉楚事爲多按莊襄之世秦巳盡取周地圖緫周而王矣然六國未亡則猶存封建之遺制也至始皇并吞而盡有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三代規模一變此始皇本紀所以離而爲二也

其賜爾皁游　游當作斿

躁公二年南鄭反　南鄭春秋戰國時屬楚

十四年更爲元年　改元始此

虜其將屈匄　匄作句

武安君攻皮牢拔之　一本無君攻二字似脫

秦始皇本紀　昌平軍徙於郢　軍當作君即上所謂相國昌平君反之於郢故下項燕得立以爲王也

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五大夫第九爵也

刻所立石其詞曰　詞俱有韵

發北山山石椁　椁字疑衍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　寫當爲輸寫之意運其材也舊作寫放解恐非

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亭林云史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上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及前代地理志並無榮成山余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晉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正之

贊楚師深入戰于鴻門　此深入謂周章之師

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以下對前僅得中佐說

夫并兼者高詐力以下　承上攻守勢異而暢言之　鈍吟云史公以賈生推言一句全載過秦論三篇另是一格其先列第三篇者論始皇與襄應始皇自以為三句次列第一篇者論秦之先公應贊中與邑西垂等句末列第二篇者總論其大勢歸到二世結耳

項羽本紀　鈍吟云自秦亡後天下之權在項羽故作本紀班孟堅漢書項羽與陳勝同傳與太史公不同按當時羽實主約漢封巴蜀羽為之也故太史公用共工之例列于本紀

江西皆反　江西猶今言浙西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鈍吟云自此一路往西擊秦篇中東西二字是眼目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　一路向西此引而東暫以兵敗也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自此東歸

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至各就國　鈍吟云楚兵初起憂在亡秦須立六國以樹黨六國立則秦已失天下獨有關中耳秦已滅則患在諸侯盡徙故王王惡地羽之謀也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桓文處此當何如耳馮氏亦成敗之見也

乃共殺魏豹　其字誤

高祖本紀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　一本無擊字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兵至大敗垓下　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于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惰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亂而以衆乘之項

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游兵也當楚人旣動則繞出其後矣漢書無之

皇帝在後　皇帝二字史駁文也時高祖尙未卽皇帝位

呂后本紀太后封大臣　封作風

贊　作呂太后本紀者著其實贊以孝惠皇帝冠之書法在其中矣

孝文本紀乃循從代來功臣　循漢書作修是也功下無臣字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句　亭林云漢書多有食晦者葢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故夫馴道不純　馴古訓字

贊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以下　言外可思益見補武紀之謬

三代世表葢其詳哉　與下葢其愼也以詳愼二字作關

于是以五帝繫諜尚書世紀　諸本尚書下有集字

六國表或曰東萬物所始生　萬疑作方

秦楚之際月表然虐在位　虐作後

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大字上脫一非字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

甄疑作鄄

小者不軌于法　于作乎

要之以仁義爲本　仁義爲本言當不失親親之初意以

至于孤立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十二　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倣此

平陽七　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信武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　陵漢書作漢

清陽　漢書作清河二千二百戶

廣嚴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勝元年　呂作召

禮書禮由人起至所以損社稷也　此下皆荀子

故堅革利兵至刑錯而不用　以下本荀子議兵篇

天地者生之本也至流湎狹也　以下又本荀子禮論

樂書復次以爲太一之歌　與下天馬二詩即漢書禮樂

志所載也稍節其文耳

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　遂小字宋本作聽

律書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耗作秏

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　降作夅

孰能在天地之神　在作存

天官書隨北端兌　兌漢書作銳古字通

右四星曰天棓　四作五

輔星明近　輔星漢書作柄輔

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　羅下漢書有列字

三曰九游　游漢書作斿

下有四星曰狐　狐作弧

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　下日字作曰字

其趨舍而前曰贏　趨音聚贏作嬴下同

左行在寅　歲德所在

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　居字疑衍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　音字小字宋本作晉

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　下日字作曰字

心爲明堂營惑廟也　營作熒

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　小字宋本光作九者作音

躁圜以靜　圜作國

其色大圜黃滜　滜與澤一字

出而留桑榆閒　注正出舉日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

千里　按舉曰作氣言而字衍

疾其下國　疾漢書作病下同

未盡其日過參矣　曰作日矣作天

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　曰作日

當出不出是謂繫卒　繫作擊

右數萬人戰　右作有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　暈作軍

國皇星大而赤　按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按

記上脫一志字

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　及下脫炎火二字按漢書亦

無炎火二字今從柯氏本增

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　上千字衍

王朔所候決于日旁　王朔人姓名望氣者見李廣傳

四始者候之日　曰作日

西北戎菽爲　注爲成者按者當作也

天之五佐爲經緯　經字疑衍

羸縮有度　羸作贏

月變修刑　修作省

次修穰　次上有其字

常大赦載　句未詳

二曰戊辰　未詳

封禪書而幽王爲犬戎所害　害作敗

作鄜祠後七十八年　祠作畤

薄山襄山也　山下脫一者字襄作衰注同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楊雄河東賦合也

遂以十月至灞上　灞作霸

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　秦自以水德黑帝則自當之故不立北時耳

司命施摩之屬　摩作縻

尤敬鬼神之事　事作祀

上有古銅器　古作故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　砂作沙下同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亭林云鼎湖宮名漢書揚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湖當作胡故卒起甘泉而行右內史界史記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閺鄉絕遠且無行宮

壽宮神君　小字宋本無重四字

天子祓然後入　祓小字宋本作被

聞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思　思作息

不兇不鶩　鶩作騖

卿有札書曰　札小字宋本作禮

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太小字宋本作天

獨見旗星出如瓜　旗當從漢書作填星故下云信星昭見也

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鳴小字宋本作明

河渠書　鈍吟云水患莫大于河故最詳國用莫急于漕而民間所急在水利三事錯綜成文譜脉復井井

山行即橋　注一作檋欙改作欙

入于勃海　注河從東郡更注勃海勃作敦下同

岸善崩乃鑿井　亭林云岸當作𡸣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𡸣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像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辨之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注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填小字宋本作通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　堵作諸

東海引鉅定　亭林云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

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溝洫志同

平準書孝景時至益增修矣　漢治始衰于景帝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武帝侈心自楚士導之

率十餘鍾致一石　注鍾六斗四升作六石四斗

獲首虜萬五千級　所獲首虜皆以一為十士馬死者十餘萬則實數也

天子乃損膳　損膳與上布被對

廢居居邑　註服虔曰居轂于邑也轂小字宋本作穀

錢益多而輕　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如說是贅說非也

二曰重差小　日下脫一以字按小字宋本無以字

三日復小撱之　撱作隨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　武亦欲爲俠者變而用之于縣官耳

然不能半自出　不能半自出者皆聚而爲盜也

湯奏異當九卿　異當作當異

于是商賈中家　至用益饒矣　始之以重歛繼之以奪攘其貧者旣爲盜賊富者知不可保亦爲不終日之計武帝之不亡者賴祖宗休養之澤深耳

命曰株送　株送當從註應劭說此本二事如說非也

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　漢書作欲留留處之字乃寫作二點傳譌作之

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伐　伐作代

一國之幣爲二等　小字宋本作三等

吳太伯世家吳使季札聘于魯　鈍吟云詳季子事太史

公之志也史記雖無褒貶而有筆削文中子云事多志少未得太史公之旨也惟蘇明允云有是非而無褒貶爲知太史公也

齊太公世家　鈍吟云太公之事仲尼不言諸家不同太史公所敘詳略得宜後人不能作矣　又云宋人論三代時專以意見揣摩安得如此妥直

左杖黃鉞以下云云　鈍吟云載今文尚書泰誓太史雖學古文亦不廢今文

與太公作此泰誓　鈍吟云按尚書不言太公惟此泰誓有之與詩相應

釐公九年　此下見春秋

桓公元年春　齊桓公也

管仲病桓公問曰至三子專權　鈍吟云舉隰朋亦見管子然管子云鮑叔不可按鮑叔先管仲死不得管仲病時

尙存也太史公不以爲然故不載與朋語耳
桓公十有餘子二句　鈍吟云一總以下敘五公子爭立
其事棼如亂絲太史敘之條理秩如也
避齊亂故在衛　五公子事至此完
闕止有寵焉　陳完世家以爲二人
太史公曰吾適齊云云　一贊只論齊所以强
魯周公世家　前据詩書後据春秋
武王克殷二年　已下事詩書所載注家參錯不同此書
又不同
卜居焉曰告　告作吉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一段　與左傳不同
贊詞　妙在先引孔子二句　鈍吟云魯有春秋經故所
論止此其後得失不復言
管蔡世家　敘事鍼線甚密

與車子乘徒七十八　子作十

曹叔世家。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鈍吟云世家書魯隱公立春秋之始也

衛康叔世家　敘莊公處不同毛傳

晉世家。十年代千畝有功　代作伐

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已成人矣　重敘起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至族滅之　鈍吟云微與左氏傳不同此略也左氏云趙武畜于公宮與趙本紀亦相同韓厥曰趙襄趙盾之功豈可忘乎至爲趙後　鈍吟云此言事後廿立趙後非在此年也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敬侯當是烈侯

楚世家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春秋止此

鄭世家。於是與惠惠王歸　當作周惠王

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　犢作犕
楚反鄭晉兵來救　反作伐
趙世家　鈍吟云太史公敘事事有牴牾者皆兩存如周本紀依古文尚書齊太公世家又載今文泰誓所謂疑以傳疑也有大事而紀載不詳難發者鈌之史闕文也吳本紀不詳有窮后羿事而于吳太伯世家見之趙世家言殺趙同趙括趙嬰齊左傳頗略然此趙氏之大事必別有所傳趙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獻必有可考太史公時書不存者多矣遂謂之妄可乎如此事趙氏所由不絕得以大子後世苟有其文何得刪之後世之輕議古人可恨也按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定翁謂太史公去春秋不遠趙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太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

憲宗以後人其記宣宗爲惠宗之子略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　初疑載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略後思之要非無謂飛廉惡來之後昌熾如此天道豈可問耶載之以見事有不可知也史家妙用亦難爲尋行數墨者道矣

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　戰作戰

趙盾弒其君　史家之書法也

晉國之政卒歸于趙武子　武作文

奉邑侯于諸侯　侯作倅

財王所以賜吏民　財作聽

卿秦將而攻伐　伐作代

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云云　蘇秦合從不載世家

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　地作弟

贊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則此嗟惜深痛之詞譏之者俱非

韓世家公子咎公子蟣蝨　蟣蝨國策作幾瑟

田敬仲完世家　以田完制名所以別于太公之齊也

故陳桓不得立　桓作完

田常成子與監正　正作止

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　按前已云殺監止此疑衍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爲後宮　長子作子長

救韓趙臣擊魏　臣作以

孔子世家　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太史公自據素王之說　三晉田常至戰國始列于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于素王三晉田常

以盜篡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意太史公序論之旨若此不免鑿矣

已而去齊至由是反魯　總提

孔子生鯉至末　世家

陳涉世家　鈍吟云陳涉起自謫戍半載而敗可與張耳陳餘前爲傳不當爲世家者也然亡秦之侯王將相多涉所置自項梁未起以天下之命制于一人之手升爲世家太史公之旨也

外戚世家　鈍吟云通卷皆言命　又云先本六藝言妃匹之際係天下之興亡此正言也而漢之諸后或不由德特言命以志感慨文有煙波

蓋難言之也　鈍吟云妙在此句不然與上文不相顧矣

太史公因秦以前尚略矣二句　此處似不宜斷

漢興呂娥姁　鈍吟云已作呂后本紀此只略敘與班書

不同意

非天命孰能當之　自前敘至此是一篇文字

皇后母子毋寵　下母字作毋

長公主欲子王夫人　子作予

荆燕世家澤以將軍擊陳陳豨　衍一陳字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宰大謁者張子卿　宰作幸

太呂欲立呂產爲呂王　太呂作太后

代王亦從代至四句　與齊世家不同

齊悼惠王世家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太子　太子作天子下太子復令亦作天子復令

留侯世家有一老父至乃太公兵法也　鈍吟云使歐陽公敘此直云遇一老父授以太公兵法二句便完矣安能如此娓娓

贊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昌黎原鬼因此生意

絳侯周勃世家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立武帝條侯爭之故疑其不能事少主

續絳氏後　氏作侯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下卷

長洲何焯屺瞻

伯夷列傳　此七十列傳之凡例也本紀世家事跡顯著若列傳則無所不錄然大旨有二一曰徵信不經聖人表章雖遺冢可疑而無徵不信如由光是已一曰闡幽積仁潔行雖窮餓巖穴困頓生前而名施後世者如伯夷顏淵是已

太公曰此異人也　異作義

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至因而去之　一部管子數行盡之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鈍吟云以一心事三君晏子之節也此一句大有關係

贊　鈍吟云傳內事亦出管子但不敘其書直撮略其行

事文甚有裁製

老子韓非列傳　震川云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聯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近時刻本每人界斷必小司馬之陋也　鈍吟云道德之言流失有二莊子放蕩晉人尙虛浮而亡申韓刻覈秦人尙刑名而亡太史公以莊子申韓同傳有旨哉小司馬不知也

謚曰聃　此謚曰聃亦謚曰涧簫之謚非易名也

迺遂去至關　抱朴子云遇尹喜于散關或以爲函谷關

申不害篇本于黃老而主刑名　刑作形

韓非篇喜刑名法術之學　刑亦作形

人或傳其書至秦　傳作得

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越春秋云武吳人也

吳起篇以事魯君魯君疑之　二魯字衍

伍子胥列傳　鈍吟云孟子疏有西施事引史記今本無之知此書已爲宋人刪削矣按孟子疏乃南宋一部武士人僞作非北宋孫宣公爲之恐不足据或所引者他書誤以爲史記亦未可知也

彼見求之幷禽　求作來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閼云三十下當脫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

曾蒧字晳　震川云按蒧古點字聖門有三蒧曾蒧公西蒧奚容蒧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震川云月離于畢他書有明言其故者此不明言蓋妙處正在不說破

商君列傳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　座諸本俱作痤

蘇秦列傳城方二千餘里　城作地

據衛取湖巷　巷作卷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　至　豈可同日而論哉　震川云所以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夫衡人者　至　願大王孰計之　震川云所以言衡之害實擇而不得之意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案索隱幕字絕句顧朗仲云斬字絕句謬也

今王秦仇讐以伐援國　秦作奉

封曰凡天下戰國七　封作對

張儀列傳·秦西有巴蜀　至　此其勢不相及也　得蜀則易于舉楚古今形勢同也

陳軫篇主以其言爲然　主作王

穰侯列傳·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　此武安與應侯不平之根

王翦傳始王聞之　王作皇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亞夫祖之以破吳楚即高祖之子
黥布亦然也
至鄗南　鄗作蘄
孟子荀卿列傳　鈍吟云此篇總敘諸子前篇言老子附
以莊生申韓不同老子于諸子且窮其流失也商君秦之
所以興亡有事業故別敘韓子只敘其書申子事不詳只
與韓子同論小司馬不知也
作王運　王作主
淳于髡篇豈寡人不是爲言耶　是作足
荀卿篇楚有尸子長盧　長盧一作長盧正義曰長盧九
篇
阿之吁子焉　吁別錄作芋子
孟嘗君列傳嬰卒謚爲靖郭君　亭林云以號爲謚猶之

以諡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爲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諡爲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將親已　本無將字

平原君虞卿列傳明日嬖者至平原門　嬖作躄

虞卿躡蹻趙王召樓昌　亭林云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耳

開關通弊　弊作幣

魏公子列傳　于四君之中獨書之曰魏公子者以爲國之存亡所係也

偏贊賓客　偏作徧

而公子親往車騎　往作枉

如姬資之三年　資之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春申君列傳王又割濮磨之地　磨新序作歷木一字

磨乃傳寫之誤

其于楚王之爲帝有餘矣　楚索隱本作禁云楚誤

左𢧵以東山之險　左作王

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　讚歎滅魯殄周公之祀卒蔬誅夷固天道也

范雎蔡澤列傳爲其割榮也　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索隱之說非也

贊范雎蔡澤所爲一世辯士　世作切

樂毅列傳襄王使樂乘伐廉頗　伐作代

贊其本師曰河上丈人　本師猶言祖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篇趙奢曰胥後令邯鄲　邯鄲二字當爲欲戰

李牧篇滅檐襤　檐作襜

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篇繫阿徧之辭哉　徧作偏

屈原賈生列傳漁父見而問之　鈍吟云詹尹漁父皆實
有是人非若後人文字之寓言也
賈生篇　鈍吟云太史公敘賈生惟載二賦不敘其新書
以賈生繼屈原傷其遇并重其詞賦與漢書異意
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　衍一世字
贊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　即賦內歷九州二句謂賈
生怪之也爽然自失亦謂賈生更不下一語含蓄無盡
呂不韋列傳見而隣之曰　隣作憐
刺客列傳曹沫篇　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為之春秋
無此風也况魯又禮義之國乎
聶政篇重自刑以絕從　按徐注絕從讀如字
荊軻篇被有善有不善　被作彼
李斯列傳而詬莫大于卑賤　而作故
丞相謬其說絀其詞云云　始皇有子二十人而無尺地

之封故其後趙高得乘其孤立行其易置樹子之謀其禍固始于李斯破淳于越之議也詳敘于始皇本紀中而李斯傳復備載始末正爲後半血脉

遺胡亥客奉書賜扶蘇與上郡　與作於

故吾願賜志廣欲　賜作肆

謂之爲桱不亦宜乎　桱下有楷字

先生之時　生作王

蒙恬列傳中軍府令趙高常從　軍作車

陰用荊朝之謀而倍秦約　朝作軻

張耳陳餘列傳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云云　鈍吟云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張良以爲諫至石勒以爲此法宜失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當時不從以爲失策何也蓋陳王初起慮在亡秦而已法宜樹黨漢方與項羽爭天下又立六國反覆不可一是樹敵也其勢變不同耳

張耳與陳與相見　陳與作陳餘
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　問作聞
陳餘多說項羽曰　陳餘下有客字
念諸侯無可歸者　者下有曰字
留傳趙王　傳作傳
今王事高祖甚恭　此與下高祖二字俱誤當從漢書作皇帝
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爲樂昌侯　爲上有壽字
黥布列傳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亭林云當云使九江歸漢後乃封淮南王也葢採之諸書其稱不一
淮陰侯列傳廣武君季左車　季作李
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　聽作輕
未至井陘口三千里　千作十
止舍夜傳發　夜下有半字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六句　鈍吟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也兵不爲用與驅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眞市人也故背水而陳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使之殊死戰乎不可不察也牧野之事太公背洹水向山坂信學之也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　鈍吟云破趙立張耳撫之破齊亦不得不自立時齊王尙在楚兵雖敗齊反覆之國非王無以鎭之信亦實語也

漢王出成皐一段　鈍吟云漢使至韓信必有証驗故漢王詐稱使者入信軍偏裨皆漢將故漢王得麾召易置之非他國敵人所能爲也宋人不知兵種種妄論可笑

范陽辯士蒯通說信　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漢王亦悟　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

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平諫乃許之如是而已

時乎時乎不再來　無下乎字

韓信猶豫不忍背漢　鈍吟云韓信自負其能已據千里擁彊兵漢即忌之無如之何且忠信而多功取之無名若背漢予楚楚不可必以一身支二雄其事難爲與漢滅楚長王千乘信以爲便此所以猶豫也

信持其首謁高祖于陳　鈍吟云信反必用鍾離眛斬眛其不反自明然高祖欲取信不反亦不免自解無益此信之失也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于淮陰侯一段　震川云陳豨事疑出告者之口按必相國與呂后文致之者　鈍吟云陳豨以賓客盛爲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逆謀且豨以信幸爲趙相國將兵居邊非韓彭之儔有震主之威据大國者也何爲先自疑而有反慮乎韓信處嫌

疑之地輕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關中雖虛未能全無備亦不可信也論者都未及此　又云太史敘彭越直云呂后使舍人告之敘淮陰則詳其反迹贊語亦以爲眞反也又功臣表告英布反者賁赫封期思侯告韓信樂說封愼陽侯不聞告彭越者亦不同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　煩作煩

陳豨篇及高祖七年七月　作十年

贊是以日疏事危　事作自

張丞相列傳申屠嘉篇劉舍爲丞相　舍作舍

陸賈傳陸生竟以壽終　在兩傳中間不可無此句

朱建篇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此篇仍歸重陸生

贊至平原君子與余善　標目不列平原蓋附書也謹嚴如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　鈍吟云秦人廢三代之禮樂漢高馬上得天下先王之制崩壞廢缺有聞矣爭功殿上妄呼拔劒擊柱何異劉盆子時此不可旦夕安矣夫自古以來開國承家有百年之內全不立上下儀制者哉且叔孫未嘗與禮樂直一時權宜定儀法使君臣上下畧有節度如此至于百年庶幾可興三代之禮樂耳濶哉二生眞腐儒也

鼂錯傳　七國之反人情皇皇未知成敗關中巳搖矣而朝廷無骨鯁之臣可以託腹心者錯不信列侯恐任之將兵或與吳楚連和即不然戰有利鈍則有章邯降楚之事故欲天子自將又關中不可空虛故欲自居守此其計出於不得巳也錯不自將者恐身出而讒言至一有撓沮更易則敗矣蘇子瞻之論未得其情也然觀錯舉措亦自不能辨矣始言削吳旣乃言以徐僮之傍與之此何說哉直欲媚吳冀其自止耳景帝當時同心之臣任事者祗一鼂

錯一得袁盎之言不謀而誅之臨大難者可以如此耶當日君臣以刻薄爲事天下叛之宜亡國者也不亡直幸耳

萬石張叔列傳雖齊魯諸儒質行　質對也比校其內行慶于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猶然如此　猶然作然猶

田叔列傳褚先生補傳　敘事甚佳贊不稱　與任安事不合疑錯誤

扁鵲倉公列傳與百神遊于鈞天　鈞作鈞

橋引案杌　橋作撟

太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　亭林云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

病得之流汗出滫　滫作滫

卽爲藥酒盡三日　日一作石

故胷滿汁出伏地者　汁作汗

有數者能與之 能作皆
吳王濞列傳錯爲御史大夫說上 鈍吟云鼂錯無謀之
人其言云吳削亦反不削亦反似也然既知吳當反宜先
有以備之則吳可削也及其舉事反鬬一無所施乃欲以
徐僮之傍所未下者與吳不反則削之一反即益之此何
說哉錯有可死之道四行事無次第一也官不過內史任
事又淺不爲天下所服一旦取祖宗之法令紛更之公卿
列侯宗室人人不平錯何以自安輕脫無術二也當時處
心積慮而反者只一吳耳諸侯王無與也宜先施恩慰安
之使人人自保則吳人無黨欲反不能獨舉吳乃可滅吳
滅則七國在掌握矣先削楚趙膠西何耶是動天下之兵
也不知時三也李斯商君以刻薄變詐取天下當列國之
相爭也漢有一統之天下宜恩威並濟以公道行之列國
雖強大難制然漢之骨肉同姓天子之藩輔呂氏之禍亦

賴于諸侯也汲汲求其罪如與之有讐者爲天下當如是耶此與二世之行督責何異不知人無黨四也一時名臣將相漢所以平七國者更無一人爲錯所厚可知其無所知矣錯者一天資刻薄讀書不解事之亂臣耳誅之恨不以罪然千古更無一人能言其失者吾不知何也

鼂錯因言楚王戊往爲年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爲年作年爲

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篇引繩批根　拫音痕當作拫誤作根

灌夫亦時丞相陰事　時作持

武安起爲壽一段　敘鴻門易此際難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上只撮敘五語即及兩人相毀郤于韓大夫口中補敘則一時廷辨乃不寂寞無色

後不敢堅封　封作對

上未有太子云云　梁與淮南事首尾亦相映以見兩人之賢否　鈍吟云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王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于小人也

贊音被惡言　音作竟

韓長孺列傳安國持重　持重二字是眼目

將兵繫郤吳楚　繫作擊

李將軍列傳　以李將軍次匈奴傳前見北邊非將軍不可寄管鑰惜乎其不善用之也

于是乃徙爲上郡太守　徙上郡太守當是欲敘匈奴入上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實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乃徙上郡也

匈奴列傳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唐千餘里　唐作居

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　伐作代

文帝以中尉周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　名作舍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　備錄和親詔書繁而不殺窮兵黷武之誡隱然言外于贊始微及之

二主已和親　主作國

贊不參彼已將率　鈍吟云參彼已者卽兵法云知彼已也注引詩彼已之子似失之　下卽繼以衛霍公孫宏而全錄主父偃諫伐匈奴書太史之意深矣　此贊以定哀微詞發端當知此意

衛將軍列傳敖與壯士篡取之　敖字衍

敗韓將軍軍　安國也

封蒲泥　封作討

而驃騎尙穿域蹋鞠　蹋鞠二十五篇漢書附兵家技巧中

長平侯伉伐侯　伐作代

李息篇出代從三歲　從作後

公孫敖篇復以因杅將軍　杅作杆

贊　衛霍將略太史公不之取也此論郤許其能知時變以保祿位非以示譏

平津侯主父列傳是章朕之不得也　得作德

主父偃傳衛將軍數言上書不召　書作上

何征而不服乎載　載作哉

乃遂族主父偃　公孫宏以議朔方族主父二人合傳猶之袁盎鼂錯也

南越尉佗列傳侍諸侯變　侍作待

別異變夷　變作蠻

東越列傳令諸校屯預章梅嶺　預作豫

朝鮮列傳許其軍以報天下　下作子

天子誅逐　逐作遂

西南夷列傳冉駹爲汶山郡　注應劭曰今蜀郡岷江鈍

吟云帙江當作汶江

司馬相如列傳所不足者非材也　財宋本作材古假借字也

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　及作乃

鶩乎仁義之塗　鶩作騖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憂勤　事漢書作者

其進仕宦　進作於

勇期奮𦂬　奮作賁

斯征北僑　斯作厮北作偝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鈍吟云封禪古禮也自宋眞宗以矯僞舉其事儒者諱言之遂以此爲人主失德之舉古道之廢于宋非一事也可勝歎哉後世雖有周成王漢光武不敢行矣

續韶夏　韶作昭

故軌於夷易易遵也　於作跡
贊　揚雄以下二十八字係漢書贊語一本削去
淮南衡山列傳丞相臣張倉　倉作蒼
士五開章　五當作伍
淮南王安傳塞環轅伊闕之道　環作轘
收太平之賦　平作半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鈍吟云伍被與王造
反謀寔也雅辭稱漢美語皆出于被蓋爲此詞希望得不
死耳非寔也史公敘此甚明
衡山王賜傳王又數侵人曰　曰作田
以爲淮南巳西　巳作已
及太子爽王后不孝　作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循吏列傳　鈍吟云所列循吏五人略其事實有空敘有
敘其逸事者止寫性情氣度而循吏一片惻怛湧現

太史公曰法令云云　鈍吟云此敘亦刺時之言
孫叔敖篇三去相而不悔　悔作侮
子產篇　不用左傳
公儀休篇見其家織好布　本作布好　鈍吟云太史公敘循吏而本朝無一人焉以爲循吏必如古諸人則何若漢書所載太史公猶以爲未慊耳不然文翁在景帝時何不存之耶　又云太史公敘子產孫叔敖二君有政事勳業皆不敘瀾略僅數語若曰爲吏當如此也二君一邦名相當與管晏並傳此敘循吏非爲二君作傳也與漢書不同
汲鄭列傳　鈍吟云汲黯傳多敘公孫宏張湯之過失
游狹任氣節　狹作俠
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損之　損作揖
賛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北雍本作交態乃見　葉石君

云循吏傳後即次以汲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何太史公深得春秋之旨所謂定哀之際則微也武帝好爲更張黯尙無爲之化而以鄭當時附之葢當時尙黃老言亦無爲云予嘗讀二漢書班有循良傳葢指武宣時之刻覈而表揚之以爲循良之難得也范則如杜詩之儔皆置之列傳葢光武明章之代吏皆謹愨不必另立名目也此又史家論世深旨法太史公而妙者也

儒林列傳　何書不列孔安國傳其書未列于學官也

申公篇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戊作戊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疑字下重一疑字

伏生篇　鈍吟云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不同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按此言妄也濟南潁川相去不至甚遠青之與豫何至語言不通俗言語或有小小異同書

是文字何至以土語傳受妄一也伏生有孫亦必有子使女授書二妄也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自是伏生弟子其書不出鼂錯錯雖十不得二三張生同郡人必得真本三妄也史云秦時藏書壁中至漢定乃得十九篇是伏生已有本不假口授四妄也伏生口不能正言未聞衰明鼂生受書必應寫本伏生豈不一視五妄也顏籀載此言于漢書注使宋人因此生疑竟無辨者不可解也按此條辨證精核有功于今文尚書當如王劉之例附見漢書　葉石君云儒林諸公皆取其廉直而異于公孫宏者太史公以爲武帝雖好文學而所重者公孫宏張湯而已張固刑名法律而公孫宏乃曲學也適足以亂道而聖人又不在區區書卷問故命之曰儒林而已此蓋對公孫宏而發下卷酷吏則爲張湯而發矣其次第條理不爽毫髮如此太史公受學于董仲舒仲舒之學具于天人三策茲不載之非

故抹煞也蓋太史公之意一本于春秋所以救時之失三策雖合于正道而當時不能行之班固所以載之者蓋謂國家有如此學術正宜表章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齊同觀之　鈍吟云漢興文學於焚書之後學官所立各有大師傳之有本敘中甚明非取廉直也公孫宏漢相有功業自宜特傳此非不取也廣厲學宮仲尼之道典千古之美事也用酷吏一代之大失也乃云太史公爲張湯公孫宏不亦未乎子長不善張湯公孫宏則有之矣非作傳之本旨也聖人不在書卷宋儒之言周程以後方有此學問子長時無之也　又云傳中兩言公孫宏側目轅固排董仲舒皆刺之也

酷吏列傳寧成篇出從數千騎　千作十

趙禹篇吏傳得相監司　司似當讀爲伺謂互相監察也

張湯篇變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　漢書作挈令

揚主之明云云　傳敘張湯不沒其善
是湯益尊任　是上有於字
買臣楚士深怨　漢書地理志云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
并兼故其民俗畧同當日目買臣爲楚士者此也
義縱篇遷爲長安及長安令　上長安作長陵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漢書注平氏杜衍二縣名
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輕繫即注中解脫桎
梏鉗赭也
然取爲小治　取音趣
上幸鼎湖病久　湖當作胡
王溫舒篇以治獄至廷史　廷下漢書有尉字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　任漢書作往
失之旁郡國梨來　梨來漢書作追求
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徙諸作徒請

楊僕傳以牧司姦盜賊　牧應作收本漢書

其吏多以權富　權下漢書有貴字

光祿徐自爲曰　光祿下漢書有勳字

尸亡去歸葬　尸亡去亭林言家人竊尸而逃也　漢書作妻亡去歸葬

諸輔都尉　輔漢書作部非也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

減宣篇詆罪以爲大逆　詆作抵

贊抃擊賣請　抃作扑

大宛列傳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騫以建元中奉使至元朔元年從擊匈奴封侯是未及十年此云十三歲疑有誤

然聞其四可千餘里　四作西

若出其用抵大宛大月氏相屬　用作南

贊至禹本紀三句　不好奇

游俠列傳　秦任法律赭衣盈路漢初矯枉過正或漏吞舟故朱家劇孟之徒以豪俠聞而保首領武帝時禁網密矣戰國餘風盡矣郭解不終宜其然矣然非詩書之敎相傳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憲而歎之蓋有由哉

近世延陵　亭林云延陵謂季札

佞幸列傳患者則趙同　患作宦

滑稽列傳贊優頭搖頭而歌　上頭字作盂

東郭篇故所以同官待詔者　以同與

王先生篇武帝時徵北海北守　下北字作太字

西門豹篇三老官屬豪長者與父老皆會　與作里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以同與

皆衣繒單衣　繒作縉

民可以樂成　以同與

日者列傳　此文學莊子而爲之者也託之季主以詆訾當世

龜策列傳亦以決疑之卜　以作有

畧聞夏殷欲卜者　卜下有筮字

悖背人道　或以悖字讀句

褚先生曰云云　按此卷但有序論而無傳故褚先生補之以下乃少孫所補若序論則非少孫所能爲也今人槪爲忽之惑于索隱有錄無書之一言耳

下有擣蓍　擣古禱字

蚗龍伏之　蚗龍卽乖龍也

仰天而視月之光以下　用韻

五采青黃以下　多用韻

長于黃土以下　多用韻

諸侯兵服　兵作賓

紂爲瓦室　自桀以前雖天子皆茅茨也河淮以北瓦室尚少其猶古風乎

邦福重寶　福作福音副者從衣廣韻二十九宥中有此字匡謬正俗引東京賦仰福帝居亦從衣與福祿之福異也

神龜知吉凶面骨直空枯　面作而

卜病者祟曰　祟作祟

足胕手仰　手作首　鈍吟云太史公上窮天文下窮地紀中窮人事雖一才一藝無不具載故日者龜策貨殖列于卷末不必有其人凡以有其事者無不載焉褚生或有所補非本旨也

貨殖列傳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各自以爲甘美無羨乎外也

故善者因之云云　宜與平準書對看

故待農而食之五句　着眼

人富而仁義附焉　有天下者藏富于民以此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不死市者知榮辱恥犯法也

是以富商大賈五句　着眼

櫟邑北郤伐翟　伐作戎

昔咸人都河東　咸作唐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索隱陳葢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

掾此因衍也

而民雕捍少慮　捍作悍

而合肥受南北潮　潮作湖

果隋蠃蛤　隋作陏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此下推廣而極言見貨殖不專商

賈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　下專言樹牧之利所謂本富也
通邑大都　約畧都邑歲時貲用之數
子貸金千貫　金下有錢字
蜀卓氏之先　此下貨殖本傳
民工于市易賈　市漢書作布
任氏獨取貴善　善字自當屬上句顏氏漢書注作善富
恐非
盡椎埋去就　亭林云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而田叔以起　田漢書作曲
而桓發用之富　桓漢書作稽
胃脯簡微耳　胃漢書作胃
此皆誠壹之所致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備言逐末之利微乎微矣只兩
字掉轉與平準書同一杼軸

太史公自序乃論六家之要指　鈍吟云史談黃老自是漢初之論至史遷當武帝時則重儒矣

因物爲合　合漢書作舍

人者生之本也　人作神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鈍吟云此下方是子長言六經前是史談之言也父子意不同孟堅不分別而并譏之未爲審篤也

春秋是非　秋下有辨字

春秋采善貶惡至謬矣　鈍吟云太史本意學春秋此與詞也

申呂肖矣　亭林云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以爲消者非

子產之仁　鄭世家獨稱子產之仁

無知名二句　出孫子

圖難于易二句　出老子

王翦之計　翦作翦

號令不順　順作煩

破神連　神作祁

第七才注　敬仲之言與漢書遂錯王肅取之非也